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收三篇报告文学，写的是旧社会工人的痛苦遭遇。

你看：烧盐工人刘平山自己被资本家压榨得骨瘦如柴，妻、子不能相顾，叔父也被卤水烫死，他连个正式工人名字也没有，到头来还是个不入名册的“黑人”；织布女工魏淑珍一家原来有九口人，可是，在资本家、帝国主义分子和地主的迫害下，到解放时只留下了两口人，哥哥还是个瞎子，是旧社会害得他们家破人亡；钢铁工人陈福生有一身力气，可是他却衣食无着，走投无路，只落得飘泊异乡。

本书所写只是旧中国苦难深重的工人里面的三个，少年读者从这里可以看到工农劳动人民的痛苦，也可以认识到资本家和其他剥削统治者的罪恶。

目 录

- 沒有名字的烧盐工人 李累 之光 1
- 一个普通女工的一家 夏 晔 45
- 不忘资本家的残酷压榨 陈福生 82

沒有名字的燒鹽工人

李 累 之 光

一九六三年八月，我們訪問了四川自貢鹽場。
我們記下了一個燒鹽工人家庭的遭遇。

一

一九二五年，劉平山十五歲，家住富順農村，爹種王三畏堂的田土，媽是殘廢人。一家人，每天喝一頓高粱羹羹，不小心潑在地上，狗都舐不上嘴。住的半間破草房，晴天屋里裝太陽，下雨屋里就像小河漲水。那一年，平山爹累得吐血，還沒有給地主交夠租子，地主就要收回田土，整得平山爹一倒在床上就爬不起來。半夜過了，房頂上的雨水還在往下淌，劉大娘雙腳跪在床上，兩手端個破斗笠遮着丈夫上半身；平

山的小妹，伏在床上抱着爹的腿；刘平山两脚泡在水里，抓住爹的手。他爹睁开眼睛，喘了几口气，才说：

“大娃哩，我只当冷处该朝热处走，没料是雪上又加霜。这阵，爹斗不赢绅粮^①，唯愿你们……”

话还没说完，爹爹死了。夜，墨黑。雨水顺着土墙不住地流，板子床也像被水抬起来了。

一家三口，担子落在刘平山肩上。他帮地主放牛，每月三个双板铜元（六百钱），地主还说他没带铺盖，睡地主的谷草，要扣二十个钱。平山气不过，连草带背篋，一齐摔进牛栏，摸黑跑回家里。

回到家里，大娘又把他叫到床前，说道：“磨骨头养肠子都拖不动了，只有把小妹抱给人家……”妹妹才八岁，就要去做童养媳！平山嚷着：“不！我不……”捏紧两个拳头，冲到门口。还不懂事的小妹妹啊，正坐在门口阶沿上，拍着小手唱：“月亮光光，芝麻土头烧香……”那天晚上，小妹出奇的高兴，睡着了，还迷迷糊糊地唱着：“黄丝蚂蚁，吹吹打打……吹吹打打……”她哪里知道，明天她就要给人家作童养媳了。

① 四川话，管地主叫绅粮。

乌云遮住了月亮，妹妹真睡着了。刘大娘脱下小妹的衣裳，一针针，一线线，补疤连缝；又走到塘边，细心地洗，慢慢地搓，她怕把缝好的衣服搓烂了，更怕自己再也洗不到小妹的衣服。她走回屋里，站在床前，痴痴地看了女儿好一阵，又偏偏倒倒地跨出大门，走出坝子，走过黄桷树，……平山这才明白，妈是朝爹的坟上走啊！他连忙追上去，一把抓住妈的手臂，硬把妈妈扶回家里。刘大娘睡在床上，把女儿抱在怀中，眼泪顺着手臂流。刘平山坐在门坎上，一夜没有上床。

第二天早晨，大娘给女儿洗了热水脸，又拿起那半截梳子，给她梳头发；扎成一根小毛辫，辫子才搭齐后颈窝。小妹摸摸毛辫，嘻开小嘴对着妈笑。吃早饭了，大娘端起高粱羹羹，半天吞不下，把羹羹倒给女儿。小妹从碗口边抬起一双大眼睛，偏着脑壳看妈妈。“娘，我吃饱了。”她双手把碗端到妈的面前。大娘说：“乖女，你要走路，上坡下坎的……”小妹又吃了一碗。妈想再给她添一碗，锅巴都没有了。大娘拉着女儿的小手，哽哽噎噎地说道：“乖女啊，家里没吃的，你到谢二爷家去吃干饭……你爹走得早，娘对不起你们。”小妹楞着眼看看妈妈，又看看哥哥，突然一

头栽到妈的怀里，紧紧抓住妈的衣裳，放声大哭。哭了一阵，她才把头抬起来，用手去揩妈妈脸上的眼泪。才八岁的小妹妹，一下像懂事的大人了，她喊道：“娘呀，哥哥呀，你们不要哭，我去吃干饭……我去给你们拿来回来，拿钱回来，你们好煮干饭吃嘛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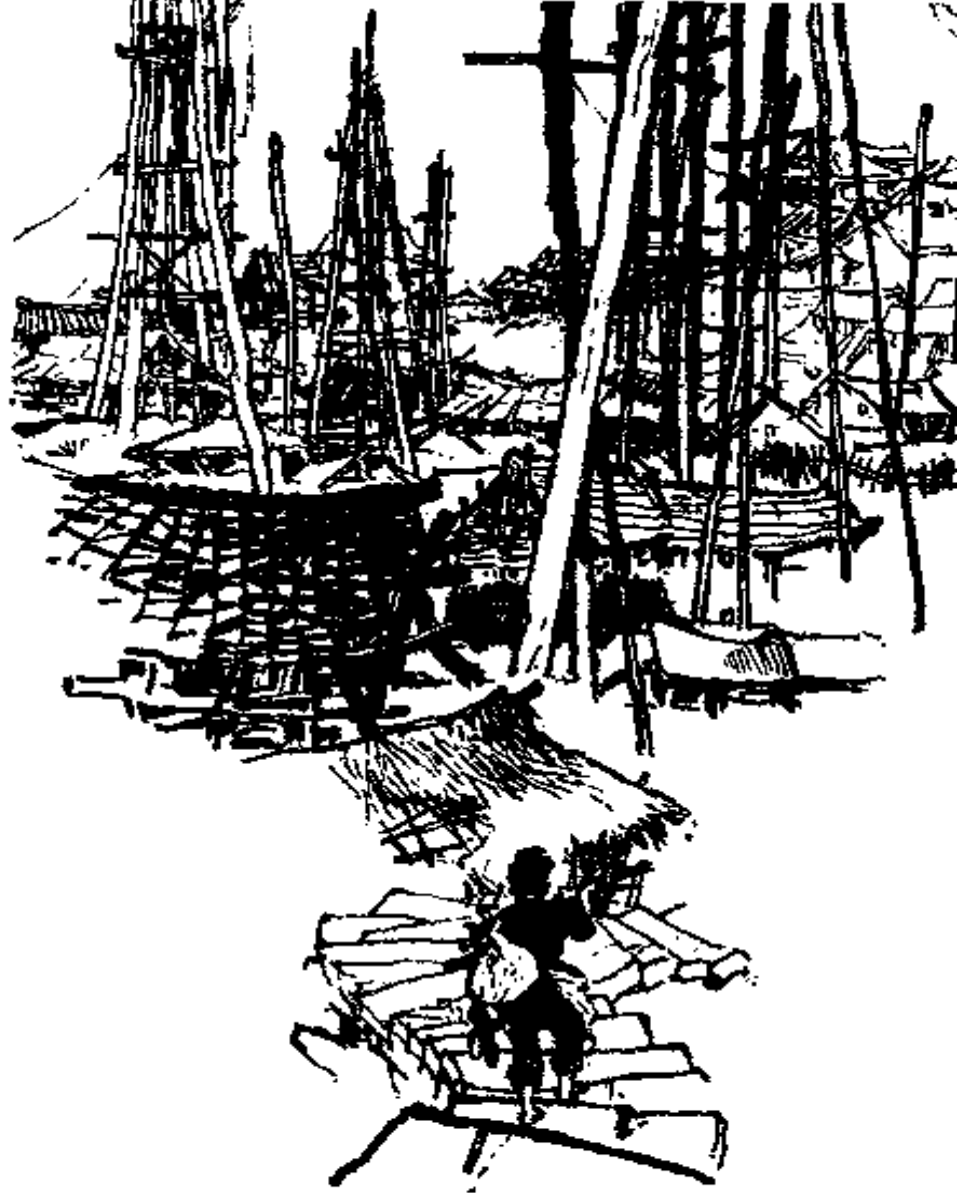
刘大娘牵着女儿的小手走了。平山双手蒙着脸，咬着牙齿坐在阶沿上。小妹妹走不多远，回过头来，闪着那双大眼睛，喊了一声哥哥，平山突然站起来，一直追到黄桷树下，抱起妹妹就朝家里跑，嘴里嚷道：“我死也不能让她去！”妈妈拉住他，哭着说：“大娃哩，放她条生路啊……”又把女儿拖过去背在背上。大娘送女儿回来不久，病了一个多月，没拖到收谷子，死了。

刘平山埋葬了娘，心想在乡里山穷水尽，到盐场做工也许好点；反正凭气力吃饭，闯一闯金窝银窝，不信嘴巴会没吃的。他到爹娘坟前磕了一个头，跟千百万农村破产逃到城市的农民弟兄一样，背起两双草鞋，走向自贡。

二

刘平山来到自贡，走到大城堡，只见天上黑烟滚

滚，雾气腾腾，
硬是黑了半边
天，山头都被
烟雾遮住了。
密密麻麻的高
高的井架，也
被烟雾缠绕；
井架上扯的篾
绳，像蜘蛛网
一样从天空罩
到地下。每个
井架下面，都



有黑压压的一片车房，挤在一堆。汲卤(lǔ)的篾绳在天上穿梭(suō)，一片轰隆隆的吼声，灌进耳里，卤水的气味，冲得他脑壳发晕。他站着东看西看，慢慢才发现篾绳上的卤水洒下，像牛毛细雨，混杂着煤屑和灰渣，落了一身。他感到这地方马嘶人喊，简直像打仗一样，比不上田坝清静。

他走进场口，狭仄的小街上，人群拥来挤去。卖瓜子的撩开门帘，屋子里几十盏烟灯旁边，躺着一长排抽鸦片烟的人，鸦片烟味从门里冲了出来。沿街

摆满赌摊，一堆一堆的人围得紧紧的；有的脸红筋胀，把衣裳脱下一卷，当作赌注扔下去；有的冷得打哆嗦，还掷下骰(tóu)子直喊“六六六哇”。刘平山听得真心烦。

他走到一家牛肉店门口，一群人正在闲谈，有个老婆婆说：“作孽呵，多乖的一个姑娘，走到场背后，一个烧盐老汉把她藏在背篋里，上面壅(yōng)起包谷，连背篋一起卖。买家在灶门口倒包谷，才看到娃娃，衣襟上还缝着生辰八字^①。人当包谷卖，作孽啊！”刘平山听得火冒，真觉得比抱掉妹妹还惨，怎么这盐场比乡下还要可怕！咬住下嘴唇一想，来都来了，怕啥！最多是睡谷草扣二十个钱。他就连忙打听“通缘井”在哪儿，好找幺叔^②刘炳云。

这个井灶是大资本家大地主王友谦的，因他信佛念经，又称“王善人”，很好打听。来到门口，黑漆的大门虚掩着，四面是高墙和木头签子。刘平山向看门的说了姓名，半天他才传话进去。隔了不久，走出一个人来，灰黑一张脸上，只看到两个白眼珠在

① 出生的年、月、日、时。

② 四川话，管小叔叫幺叔。

转，上下红嘴唇在动，那个人喊道：“平山！”他才知道是玄叔。在家听娘说玄叔是烧盐工人，怎么烧盐的一脸煤烟？

刘炳云把他领进大门，走不多远，钻进一间低矮的瓦房。刚跨进门，一股热气冲来，平山头上的筋脉直胀，周身冒出毛毛汗，啥也看不清楚。他定了定神，才模模糊糊地看见，几排大铁锅里的卤水滚翻暴跳，亮油壶^①在雾气中闪动着惨黄的火焰，近处热气闪过，露出盐工的赤条条的脊梁和手臂，远处白茫茫一片，只听到炭灶里哧哧的吼声。半夜，玄叔才告诉他，要吃烧盐这碗饭，先得见啥做啥，给资本家帮干忙，等练出了手艺，进得了“炎帝宫”，在柜房里挂得上名字，才谈得到工钱、伙食。没上到名字，开伙食你不能动手，等我躲过管事，再添饭给你。刘平山心想，做工比做庄稼名堂还多，哪有做活路不给工钱，还吃偷偷饭的道理？这不比地主还凶？哼，我不信资本家会把人丢在盐锅里煮来吃了，便答应吃到偷偷饭再说，在玄叔家里住了下来。

从此，他跟着玄叔做些下手活路。灶房像火烤，

^① 陶器的小油灯。

衣服脱光了，汗水还是满身铺；地上湿漉漉的盐水，泡得钻脚板；灶内的火又红又旺，滚烫的盐水，简直像要从锅里跳出来咬人一样。在灶房，水火攻心，热得要命；出灶房，冷风一吹，直打寒噤。进进出出，冷冷热热，三趟两转，刘平山就支持不住了。幺叔还说这是秋天，日子好过，三伏天烧盐，小心烫脱几层皮。

刘平山在灶房忙了一天，早累坏了，正要坐下歇气，掌柜马玉堂走来，指着他喊道：“那个小伙，快去，快去！”平山还没弄清楚，马玉堂就催着他跟一个老工人走了。老工人叫蔡成林，工友都喊他蔡胡子。走出大门，平山问蔡大伯到哪里去，蔡胡子黑着脸，半天才说几个字：“弄‘退秋’。”“啥叫‘退秋’？”蔡胡子再不答腔，刘平山更加奇怪。走了十多里，天已黑尽了，才在一个小店里落脚。蔡胡子叹了一口气，才对他说：“小兄弟，难怪你不懂啊。‘王善人’不准杀生，偏偏爱吃退秋鱼。这种鱼出在富顺安溪，要等秋水退了才好弄，退秋鱼一出水面就死，只有赶紧下锅，味道才鲜。这安溪离王友谦住的大安寨一百七十里，他沿路派人送鱼，十里一站，一站传一站，连夜飞跑，要赶上他的早饭。马玉堂叫我们两个跑这最后一站，我上了点年纪，担心拖累你。唉，小兄弟，时辰

沒到，鸡再叫也沒用啊！”

他俩在店里歇下，不到二更，倒头就睡了。不知睡了多久，店门打得乒乒乓乓，有人又喊又叫。蔡胡子把平山拉了起来，开门一看，只见一个大汉挑着水桶，一个大汉提着马灯，累得话都说不出来。蔡胡子挑起担子就走，平山连忙接过马灯追了上去。天又黑，路又窄，蔡胡子走得偏偏倒倒，平山抢过担子挑上。刚走不远，路旁鸡叫狗咬，天色快亮，老汉提着马灯跑了起来，平山咬牙紧紧跟上。跑到大坟堡，东方已经发白，还要爬两里陡坡，才到大安寨，蔡胡子着急地说：“小兄弟，还，还要快点啊！”他接过担子，不换肩地爬上高坡，喊开寨门，领了进寨的签子，跑进大安寨，来到王友谦家后门，一搁水桶，便倒在石坎上了。两个门丁出来，提起水桶，骂蔡胡子：“老东西，‘王善人’不准哪个坐他的阶沿！”平山好生火冒，正要扑过去，那家伙乓地一声把门关了。平山扶起蔡胡子，说：“走，蔡大伯，屙尿都不要朝他这一方！”

刘平山一只手撑腰，一只手扶着蔡胡子回来，灶上正在开饭。刘炳云从大甑(zèng)子里舀了一碗干饭，瞒过管事，偷偷给他端来，平山双手捧住。这是什么饭呵，又酸又霉又臭，还未进嘴，味道就熏得人

难受，刚累倒的人，吃下肚里的饭，直往外呕，他不敢吐，又强迫自己吞下。刘平山悄悄地掺了一瓢冷水，碗里立刻浮满一层黑脑壳虫。狠心的资本家买的是在水里浸过的米，又放在仓里沤，存心叫虫儿蛀成一砣(tuó)一砣的，等到吃它，装米不用箩筐，使铁钎(qiān)拗开，跟修屋基用的石条一样，绳子一套就抬走了。把它丢在锅里，一泡就算饭；若要煮，就成了粉粉。平山又气又恨，用眼泪当菜，咽了大半碗。

刘平山有时给掌柜挑柴、送米，回来错过吃饭机会，还连这种烂臭的饭也吃不上。无钱就饿，碰到么叔给点零钱，买筒米回来，装进瓦罐，在盐锅里煮熟来填填肚子。过后他才明白，自贡的大资本家，要数王李两姓，连小孩子都晓得：“你不姓王，不姓李，老子不怕你！”难怪“王善人”是这么歹(dǎi)毒！

在灶上混久了，平山常常听到工人们谈论炎帝宫。明说炎帝宫是烧盐工人的帮会，其实是和军阀、资本家、袍哥^①串通一气来压迫剥削工人的一个反革命衙门。烧盐工人要在炎帝宫交钱挂名，领了“蓝本本”，才能在柜房里上名入册，在盐场里混碗饭；查

① 封建反动组织哥老会的成员，称为袍哥。

到沒有挂名的，他们就打、抓、押、关，还说什么“严防奸伪捣乱，保障工人利益”。有一天，刘炳云去炎帝宫缴香钱，平山知道了，才把这一向憋住的火气发作出来：“么叔，哪有做活路还兴上税？不缴香钱，哪个敢把你咬了？”刘炳云只当平山年轻气盛，沒有理睬，揣上钱便走了。平山气闷，在家里坐不住，跟在么叔身后，从大坟堡走到城里。正当过河，刘炳云才发现平山：“你跑来做什么？”平山说：“我来看炎帝宫到底有多厉害。”炳云急了，只好向他讲：“做庄稼都要上粮嘛。”平山不服气，又顶了两句：“盐巴交过了盐税。你听说放牛娃要出香钱？”炳云看平山转不过弯，只好把他带到炎帝宫门口，才说：“你沒有蓝本本，就在大门外等我，我缴了香钱马上出来。”

刘平山留在炎帝宫门外，脸上火辣辣的，朝里一望，一坡笔陡的石坎，好像压在自己头上。他不相信炎帝宫有这么大的规矩，就走了进去。正穿过戏楼下面，便被两个大汉拦住，一个伸手要他交蓝本本，一个提起四尺多长的篾片。刘平山假装不知道，把拦住他的手推开，一直朝正殿走去。“打不死你！”“沒名字的‘黑人’！”平山听见后面有人骂他，连忙转身，那个家伙抡起篾片劈面打来，平山赶紧闪开，篾片攢

在石坎上，破成几片。那家伙震得虎口流血，痛得叫唤；另一个大汉冲上来扭住平山。平山放开嗓门大喊：“凭什么打人？打死人你抵命！”这一叫，惊动了正殿上缴香钱的工友，刘炳云他们十多个人扑下来，又揪又推地拉开了把门狗。拿着破篾片的大汉，指着刘平山的鼻子骂：“‘黑人’，混进来偷盗本本的！”刘平山一见人多，放起胆子顶撞：“放屁！你把嘴巴揩干净点！这是火神庙嘛，老子过路来拜火神菩萨，就该挨篾片呀？你们看，他把篾片都打成刷把了。”人们听了，都站在平山一边，把两个把门狗挖苦得没法还嘴。刘平山趁势走出大门，边走边说：“啥子炎帝宫哟，阎王殿！骗钱，打人！”

刘平山没有心肠等玄叔，一个人走回大城堡。在路上，一想起自己在乡下城里到处受气，他就哭了。这样的生活，足足过了五年，学了一身手艺，他还是一个没有名字、没有工钱、吃偷偷饭的“黑人”。

三

王友谦又一个新的盐井打好了，他命马玉堂传令炎帝宫会首，开簿子收烧盐匠。

加入炎帝宫，要先交五个大洋零八百钱。刘平

山是两个肩膀抬张嘴的穷人，哪有钱来交？刘平山说：“就是有钱，我也不拿出来。想穿了，就当一辈子‘黑人’，吃一世的偷偷饭。”幺叔劝他，他只当耳边风。蔡胡子说：“有了蓝本本，才好闯王家，碰李家，盐老板才肯供你。”苦朋友们又都帮凑他，这个一吊，那个两吊，凑了三个银元交在他手上，刘平山反转作难了。幺婶对他说：“二十岁啦，挣些工钱，也好安个家嘛。”说完，她把几年挑煤炭省下的一块七角钱塞给平山。幺叔找到放大利的“堆金会”，保上加保，又借了一个大洋。刘平山把钱揣在身上，过了两天，还是没去炎帝宫。逼得幺叔无法，把他撵(niǎn)出灶房，幺婶跟着他，一齐走到炎帝宫，把平山推进了大门。

幺婶在炎帝宫门口等平山，一个卖草鞋的老大娘死盯住她。没隔一会，老大娘又向一个十八岁的大姑娘，嘤嘤咕咕地说一阵。姑娘背着背篋，没有开腔，直是哭。老大娘揩了眼泪，才问幺婶：“大嫂，刚才进去那个大哥，是你的兄弟呀？”“哪里哟，是我侄儿。”“该是烧盐的？”“才去领蓝本本哩。”老大娘自言自语地说道：“大嫂，你福气好啊，侄儿媳妇准是个好帮手。”幺婶说：“嘴巴都没有糊住，不敢结亲哟。”老大

娘又知道了幺婶生一个，丢一个，眼前只有平兴和长生两个娃儿，就再也没有说话了。她把姑娘的背篋里的衣服取出来，一件一件地折好，又放进去。

刘平山从炎帝宫出来，幺婶看了蓝本本，才放了心。老大娘提着一双草鞋，走到他们身边，向平山说道：“大哥，看照我穷婆子，买了这双草鞋吧。”幺婶看见平山光着脚板，就叫他买下。平山把钱递给老大娘，老大娘背过身哭了；他和幺婶走过石桥，那个姑娘也跟着他们走过石桥，平山回头一望炎帝宫，老大娘还站在那里望着他们。背背篋的姑娘一直跟在平山和幺婶的身后。走过五星店磨子井，幺婶叫休息，刘平山说声到茶馆喝碗凉水，便走开了。平山一走，那个背背篋的姑娘，就挨着幺婶坐在地上。幺婶问她：“你走亲戚呀，到大坟堡？……”话还没有说完，姑娘就伤心地大哭起来。幺婶细细盘问，才知道她叫杨怀芬，爹也是个工人，去年热天跌死了，三个小兄弟饿死一个，老大娘是她妈，没有办法，才把她放给平山当老婆，姑娘的红庚八字，就夹在平山买的草鞋里头……那年月，男人接了姑娘的红庚八字，就是她的丈夫了。

四

刘平山和杨怀芬结婚了一年，刚生下牛儿，灾难突然落到他的幺叔身上。刘炳云累得发晕，右臂陷进了盐锅。刘平山听说，跑进灶房，只见幺叔倒在一个工友的怀里，痛得双眼紧闭，牙齿把嘴唇咬出鲜血。右臂和胸部烫起果子泡，好多处烫烂了皮，手腕只剩一根骨头……刘平山扶住幺叔，痛进心里。有个工友叫唤：“快想办法！”他急得眼泪长流。

正在这时，大掌柜马玉堂来了。他穿着白绸汗褂，拿着牙骨扇柄的团扇，三步当成两步地赶来，吆喝着跟在身边的管事：“为什么不捞盐？捞盐呀，一锅盐巴，一秤金银，你赔得起？”刘平山憋不住了。跑到马玉堂面前，吞了一口气，才说：“掌柜，招呼柜房请个医生。”马玉堂用扇柄指着昏迷不醒的刘炳云，冷冷地说：“自不小心，惊动四邻。”然后用团扇搨搨背心，拍拍屁股，玩着扇柄上的丝线，斯斯文文地走了。刘平山心一横，抢了一步——不知是谁紧紧把他抱住。

远远的，传来了他幺婶的哭声。平山照顾着幺叔，顾不到幺婶。他幺婶，早就被掌柜拦在大门外

面。马玉堂骂她：“你进去打脏了灶，冲跑财神，得了？你男人没有死，右手带点伤。叫刘平山，快把人抬走！”

第二天，几个工人帮着刘平山，把刘炳云抬到雨台上的仁济医院。那个会说中国话的洋人赫维特院长，笑咪咪地说：“欢迎住院，先缴十块银元，欢迎欢迎。”刘平山要求先收病人，再设法交钱，赫维特只

是半闭起眼睛，用喉咙管说道：“上帝保佑。”在这个基督教办的医院门外，刘炳云整整呻唤了两个小时；赫维特比掌柜更不通情理，平山他们只好又把幺叔抬回家。抬走了几步，赫维特才出来，连画几个十字，口里念着：“上帝可怜不幸的人们。”

过了三天，受伤的地方发炎化脓，都发臭了。刘平山没法，走进柜房，恰巧又碰见马玉堂，平山说：“我幺叔只有住院才有救了，他是给你们挣银子



受的伤，你高矮给点汤药钱嘛。”马玉堂向坐灶问道：“有这个规矩吗？”接着又说：“不是我舍不得钱，坏了规矩，这自流贡井、东西两场还成个体统吗？哼！”刘平山气得两眼直盯着掌柜，敞开嗓子说道：“我向你借，借一点钱好吧？不看我玄叔给你们流了几大锅汗水，就是我这身牛肋巴也还抵得几个钱。”马玉堂早就恼了，他觉得跟刘平山讲几句话，已经是赏了面子，让他得寸进尺，这还行吗？不等刘平山再说，他就吼开了：“滚，你滚！你滚出去！”管事赶紧把刘平山拉到外边，装得很体贴地说：“你不怕倒甑子^①吗？”平山还要闯进柜房，又被几个工友拉住。他吞不下这口恶气，在街上烦躁地转来转去。空起两手回家，怎么对得起玄叔？自己要有办法，哪还去找那马玉堂说话？想来想去，还得自己找路走。一抬头，只有当铺向他敞开着大门……

玄婶从枕头下取出长生娃过冬的棉背心，拿在手里呆了一阵，才把它放进包裹。刘平山坐在门口，望着玄婶，指了指自己的房间，玄婶懂得，侄儿是叫她去帮助侄媳清理要当的东西。侄媳结婚才一年，

^① 开除的意思。

她怎能狠心去收拾她当新娘的穿戴啊！

刘平山急了，站起来朝大腿一拍，向玄婶举着双手，摇晃着十个手指头，冲出门外。玄婶知道，这十个指头，是十个银元啊。她用衣袖揩干眼泪，艰难地走到杨怀芬的房门口，一见侄媳在折结婚时做的红花上衣，她就抱着门枋(fāng)痛哭失声了。杨怀芬红着眼圈走出来，把玄婶扶进屋里。玄婶看见床上，几件衣服迭得平平整整，赶紧走到床边，把那件红花上衣取出。两个人坐在床上，争来争去，床上的牛儿，惊得炸啦啦地哭。怀芬抱起牛儿，在房里转来转去，口里轻声念着：“红花花衣裳，是蔡大伯他们给的钱，玄婶做的……”

刘平山挑了一担，玄婶背了一背篋，大步跑到当铺。走进当铺，是一人多高的板壁，板壁上 是签子门，从签子门望去，才看见歪戴着瓜皮帽的掌柜。平山和玄婶踮起脚来。把衣服递进签子门。掌柜把衣服提在签子门口，前后里外看了一阵，唱小调一样叫着：“蓝布长衫一件，吊二①。”唱完，把衣服往里一丢。一件一件往里丢，把玄婶的心都掏空了。她从板

① 十个一百文的铜元叫一吊。

壁縫里望进去,再也看不见侄媳结婚穿的衣裳和长生的棉背心了,心痛得嘴唇不住颤动:“莫要捆得那么紧呀,我要来取的,要来取的……”

签子门里递出十个银元和两吊钱,又扔出一迭当票。刘平山刚把当票接到手里,兄弟刘平兴满头大汗地跑来了,他手里拿着妈妈刚做好、还没有上脚的青布鞋,喊了一声哥,又喊一声娘,把布鞋塞在娘的手里,说:“多当几个钱,好给爹医伤。”幺婶把儿子搂到身边,涌出两行眼泪……

刘平山总算把幺叔送进了仁济医院。

刘炳云进了医院,一家六口的生活,平山一个人挑了起来。他白天夜晚拚命地干,一家人的嘴巴还是糊不住。他抽空跑到医院去看幺叔,十天不见松,一月不见好,医药费又差一节,他急得心慌意乱,闯进院长室去找赫维特。赫维特睡在躺椅上,两手抱住肚皮,嘍哩哇啦说了一串。刘平山不懂他的洋话,着急地说:“你要医好我幺叔,一家人靠他吃饭!”赫维特一下站起来,用手指着房门,嘴里又响了一通。平山心想,你,口口声声喊上帝,说话不算数,要钱说中国话,骂人就放洋屁。无怪乎有人说:“仁而不仁,济而不济,扯谎害人,阿门上帝。”

玄婶看见丈夫伤势愈来愈重，院里又在逼医药费；平山顾着一家人，拖得两个眼睛都落了眶。她坐不住，也不忍心，便向侄儿说：“平山，我想到井上推绞卤水的车子……”刘平山惊了一下，跳起来说：“玄婶，我就是上刀山，也不能让你……你是有……”一扭颈子，跑进房里去了。平山知道：玄婶怀了孕，手边还拖着长生娃，井上推车，不是人搞的活路。

玄婶哭了一阵，还是瞞着平山去推车。那阵平兴才十四岁，横顺要跟着娘去；他答应不告诉平山哥哥，玄婶才把他带去了。

五

玄婶去推车的那口海兴井，还是“王善人”王友谦的。王家的车房又黑又矮，三方都是土墙，太阳照不进去，里头阴浸浸的，靠墙丢了些谷草，又烂又潮湿，热天一股臭气熏人，晚上蚊子成堆，硬是像座黑牢房。

刘玄婶走进牢房，几十个人都在上杠子。多半是妇女，有老太婆，小姑娘，还有几个男子汉，一两个瞎子。她解下背带，把长生娃放在谷草上，又连忙把搭背像背背篋一样地挂上肩膀，套住背后的杠子。平

兴娃拿根小搭背，跟她站一排，两眼看着娘，刘玄婶给他挂搭背，手摸着那薄非非的肩胛骨，鼻子就酸了。

人还没站好，车房管事甩起马鞭子就喝开了，刘玄婶赶紧拉娃娃一把，躬起背脊朝前拖。要把五十多挑卤水从两里路深的井底扯起来，光是那根篾绳就不知道有好重啊！他们埋起脑壳，颈子伸得多长，两手触地，脚趾把泥巴都挖起来了，车子还是不肯转动。才转到两圈，头发尖尖上都在淌汗水。玄婶看平兴娃，眼睛都突出来了。

刘玄婶侧着脑壳看谷草上的长生娃，头几圈，蚊子钉在他眼皮上，他不晓得喊；过两转，他饿得抓起背带角角啃；再转两趟，他哇地一声哭起来。哭得玄婶背心发冷。车房管事听到娃娃哭，提起马鞭气汹汹地跑过去，平兴娃吓得喊了一声“娘！”车房管事车转身来吼道：“你想闪肩膀！”劈脑壳就是一马鞭。平兴娃一边拖来一边哭，长生娃又在嘶声叫，痛得刘玄婶一口接一口的眼泪，直朝喉咙里咽。

六

刘玄婶回到家里，平山上班去了。杨怀芬对她

说，平山留了话：他累死也要救玄叔，叫玄婶保住娃娃。平山越体贴，玄婶越过意不去，还是每天去推车。哪晓得隔了一个多月，玄婶推车时肚子像绞一样的痛，回家就小产了。娃娃刚死，车房管事又给玄婶说，王友谦坡上的新井就要打成了，那边活路松，工钱多，叫平兴去打井。娃娃推车太作孽，医院又在催缴医药费，玄婶只好让他去了。平兴娃回来，做梦都在呻唤；他怕娘伤心，还只说好。谁晓得那是什么活路啊！

过了十多天，那天正是平兴娃的生日。刘玄婶从车房回家，做好饭在门口等他。一等不来，二等也不来，坡上凿井的声音：“当儿——咚儿”“当儿——咚儿”，就像敲在她的心上。天黑，玄婶听到过路人说，井上有人给碓尾巴打飞起来摔死了，她来不及关门，就朝坡上跑。

踩碓凿井，哪是人做的活路啊！一座木架有房子高，两排人站在上面，左边的四个踩了一下碓尾跳过去，右边的四个又踩了一下跳过来，跳来跳去，只看到人飞。平兴和那七个人，都是光身子，只围块汗帕，玄婶站得很远，汗水都洒到她的脸上。玄婶想喊他，又不敢喊，平兴娃眨一下眼睛，都要犯险啊！

车房管事提着马灯站在房檐下，玄婢去问他，话还没有说，他就吼起来了：“‘王善人’的井，打了五年，就要见功了，早一个时辰出水，就要多进几挑银子，这下正在火口上！女人家滚回去，出了事，你一家人卖了都不够！”

说着说着，王友谦从房里走出来，一大群保镖跟着他。他向车房管事说：“时辰要紧，改成脚脚红。”车房管事破起喉咙就叫：“大家听着，现在，不按打井的进寸给钱。‘王善人’关照大家，动手打脚脚红；使劲的，按脚数多拿钱；不使劲的，吃我手里的乌梢棒。”说完，他就端起钱盘坐在板凳上，手里拿一节铜钱，架子上的碓尾巴踩下来，打响底下的铁片——当儿，他就丢一个铜钱；没打响，他抓着乌梢棒跳起来打那个人的脚杆。这下啊，只看到平兴他们，跳来跳去，碓尾巴敲得“当儿咚儿”“当儿咚儿”不住地响。这才是血盆里抓饭吃，活人落进了老虎嘴。

玄婢走过去，一把扭住车房管事，叫他把平兴换下来。平兴在架上看到，急得喊了一声“娘！”玄婢怕娃娃脚软打晃，遭横祸，只得紧闭嘴巴，哭着朝侧边走，心头像油煎火烤。刘玄婢生了九个娃娃：大儿，病死了；二女，只活了六十天；四儿，拖死了；五、六两

个是双胞胎，饿死了；第七个，卖给人家；第八个是长生娃，只会吃奶；第九个，推车子掉了；长大的只有老三平兴娃，要是他，……偏偏那天又是平兴娃的生日啊！

刘玄婶想看，又怕看；不看，又着急。她心里念着：大东家啊，你们吃了我那么多娃娃，莫非还要我这根没有成人的嫩苗苗！

刘玄婶像看到她那一群娃娃。

她站起来想跟他们拚了。

她偏偏倒倒朝王友谦走去。

车房管事高举马灯，王友谦亲自给大家讲：“今天是黄道吉日，我要奖励大家，放下脚脚红，来个节节高。打满规定的尺寸，多一分，给两分的钱，多两分，给四分的钱！脚软的，我也要跟他算总帐！”车房管事提起乌梢棒把架上的人盯住，逼着平兴他们不停地跳，只看到人影子晃，连“当儿咚儿”的声音都分不清楚了。

刘玄婶扑过去抓住王友谦：“把刘平兴给我换下来，我的娃娃还年轻啊！”王友谦张开嘴巴笑起来：“年轻人跳起来才好耍。”

“你们还要不要人命？”

“老子要盐水！”他一声震得玄婶耳朵聋，“他要命，我要钱！老子是拿钱买命！”一巴掌把刘玄婶掀到阶坎底下。

刘玄婶自己也不晓得昏了好久。平兴把娘扶起，她才回过神来。平兴盘起两条腿，像个残废人，横着磨一步，皱一下眉，玄婶气得昏昏沉沉，走得偏偏倒倒，也不晓得是平兴扶她，还是她扶平兴娃。

才没走几步，平兴娃喊声：“娘！”就一口鲜血喷出来。

背后井上高叫：“出水了，给东家道喜！”

七

刘平兴得了吐血症，玄婶也躺在床上起不来。杨怀芬照顾着长生娃和牛儿，刘平山上山四处寻草药。刘平山晚上回家，怀芬悄悄告诉他：“玄叔死了！你不在家，我又分不了身，蔡大伯他们想方设法才把玄叔埋了。玄婶还不晓得……”刘平山半句话未说，跑到灶房找着蔡胡子，陪他去官山坡坡。刘平山跪在坟头，泣不成声：“玄叔呀，玄叔！我一无香，二无烛，三无半张纸钱烧给你，你慢走一步，等侄儿我给你去算帐！”

第二天中午，刘平山来到柜房，马玉堂正在喝酒，平山指着他的鼻子问：“大掌柜，我么叔烧盐受伤，死在医院，你用两个盐包子就打发了？你们吃人还吐不吐骨头！”马玉堂把手上的酒杯摔得稀烂，大声吆喝：“岂有此理！胡闹！滚出去！”刘平山气得双手掀倒面前的一桌酒席，大步走出柜房。

马玉堂不会轻易放过刘平山，第二天上午，差役来传平山去衙门，整个灶房就轰动开了。蔡胡子和几个工友丢下活路，跟着平山一起走。公堂上，胡分县^①先问马玉堂，马玉堂说道：“回明分县，刘炳云烧盐，自不小心，胳膊进了盐锅，洋人都没有救活，这与我们掌柜、东家，有何关系？……”

胡分县点着头说：“是呀，与你，与你东家无关。”

马玉堂接着又说：“刘炳云到通缘井，是他苦苦哀求于我。我念他一家衣食无着，才收留灶上。刘炳云出事情，我丢了一锅卤水不说，他还来无理取闹……”

胡分县又点着头说：“是呀，是呀，你是为好不得

① 当时自贡属富顺县管辖，富顺县在自贡设了一个分县衙门，衙门里的主管官员，群众也叫他做分县。

好，反转惹烦恼。”

刘平山一听，急得大叫：“有钱该生，无钱就该死？我么叔……”胡分县把桌子一拍，吼道：“休得咆哮！刘炳云自不小心，你要怪谁？你大闹柜房还有道理？”他听到堂口人声嘈动，看见一群烧盐工友横眉瞪眼，才把话头一转：“刘平山，念你丧事在身，免予重办。你推翻酒席一桌，即作东家抚恤。退堂。”

刘平山怒气冲冲跨出衙门，又回头对着衙门上画的青天白日，喊了两个字：“好污！”

隔了几天，管事叫刘平山到柜房谈话。当时，盐工有句口头禅：天不怕，地不怕，只怕柜房喊谈话。一喊谈话，十有九成是开除。刘平山听说柜房传他谈话，他心中有数，便把草鞋和裤子洗得干干净净，放在炉上炕起，又给灶房头的弟兄一一道了谢。他吃了晚饭，拴好包袱，找根小竹竿穿上，挑在肩头，走进柜房。

马玉堂说：“庙小神大，你高升发财吧。”刘平山一下火了：“我们这号人，凭气力吃饭，是千家门上的客，万家人户的祖宗牌，这家不供那家供，大的不供小的供。高升发财，是你贵人的福分，我么，高攀不上！”马玉堂一看来头不妙，眼眨眉毛动，把声音放低

了。“噢，好来不如好去，这是你的工钱。”

刘平山收了工钱，把肩上的竹竿，摇了两摇：“大掌柜，你看不看？谨防你看守的东西掉了哟。”马玉堂哭笑不得。

刘平山失业了。

刘平山一个人失业么？这一年，自贡盐场有一万七千六百八十五个工人，就有三千四百九十八人失业，五股占了一股。

刘平山没有回家，他从大城堡的人市坝走到自贡城里，没有找到活路，在沙湾码头睡了一夜。第二天上午，他看见富台山上有一顶轿子抬了下来，前面四个轿夫双手举起轿杆，轿顶平得可以放个水碗；一个洋人，坐在绿呢玻璃窗的轿内闭目养神。平山心想，莫非是仁济医院的赫维特么？他等轿子过了釜溪河，抬上码头，就抢上前去喊了一声。几个戴大圆盘帽的税丁，拉出盒子炮，吼道：“瞎了眼睛，协理来了！”洋人把头伸出窗外，笑了一笑，就挥手叫轿夫抬到“川南盐务稽核分所”去了。刘平山向旁边人打听，才知道协理叫蒲克礼斯，专门坐镇自贡收什么外债，每年要拿走一百三十七万九千一百七十个银元，连同他们在重庆海关抢劫得来的银子，一起装上轮船

运到上海，再用兵船押运回国。以后刘平山才知道，帝国主义都是强盗。

回头再说灶房，自从刘平山跨出大门，工友们就谈论开了。他们看到刘炳云的下场，刘平山又遭到开除，个个说“王善人”不讲天理人情。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到处都在骂“王善人”是狼心狗肺。风声传到王友谦耳里，他像喉咙里梗块骨头，坐臥不安，生怕工人闹事。王友谦把马玉堂喊到大安寨，商量了半天，最后咬牙切齿地说：“莫把我招牌打烂了。你把他找回来。”马玉堂把刘平山“请”回灶上。

刘平山失业的时候，害吐血病的刘平兴，不愿拖累哥哥，就跑出去自寻生路。

平兴兄弟跑到哪里去了？这心事紧紧地压在刘平山的心上。玄婶记得，平兴娃跑出去的时候，只穿了一条补了疤的短裤，天冷了，不饿死也要冻死呀！一家人悬心吊胆，端起饭碗就想到他。

有天晚上，刘平山托人带信回来，说有人在双锅炉烟巷子碰到过兄弟，叫她们赶紧去找。烟巷子是什么地方啊？玄婶知道，尽是一些走投无路的失业工友，在那里遮风避雨，他们比倒在街头巷尾的兄弟姊妹更要惨。一听说平兴娃在烟巷子，她的鼻子就酸了。

玄婊和怀芬慌慌张张地上了街，摸黑走进水巷子。巷子里又窄又臭，脚下又滑又脏，阴沟里的水声，凄凄惨惨，冷风从背后灌来，她们冷得打颤。玄婊和怀芬手牵着手，慢慢摸着上坡。走到水巷子尽头，来到一条背街，杨怀芬仔细一看：街中间石板路下面，是连着锅炉和烟囱的巷道，顶上有座天桥从锅炉房通到柜房，刚好把巷道盖住。难怪大家叫它烟巷子。烟巷子的石板上面，横三倒四地挤了一堆人，有的睡着了，有的在呻唤。旁边小栈房的檐灯，光亮昏昏沉沉，她们没法把人看清，怀芬轻声地叫着：“二兄弟，二兄弟……”没有人答应。

她们在栈房里讨了三支香，把它点燃，摇着香火，慢慢地从干柴竹棍般的腿杆中间跨过，一个一个地辨认。玄婊摸着石板，烫手；怀芬摸着一个人的肚子，冰凉。有个小孩正在说梦话：“妈……我……不去。”说完，又咽咽地哭起来。

“玄婊，你看这个，该是二兄弟！”玄婊赶忙摇晃香火，和怀芬跪在地上用心细看：一个十多岁的娃娃，脑壳钻在背篋里，睡在一块破砖上；双手捂着脸，周身蜷成一团，背脊骨像马路上的石子，一个一个地顶起，冷得像筛糠。看大小，很像平兴。玄婊摇着他

的手臂，轻声地呼唤。

他从梦中惊醒。

玄婶和怀芬脸挨脸地望着他。

香在手里不停地摇晃。

他很快地从背篋里钻出来，还没有完全睁开眼睛，就一把拉着怀芬，喊了一声：“姐姐！”

三个人，你瞧我，我瞧你。

抓住怀芬的手，松了。

半天。他才说：“我叫陈绍明，三个姐姐都抱给人家当童养媳了。你们找哪个？”怀芬说：“找兄弟。跟你一样大，姓刘，你见过没有？”他说：“这个死了，那个又来，今天死一堆，明天又来几个，烧盐的，捣碓的，推车的，还有跟我一样大的。呵，早上还埋了一个。他，他说是死了爹没得办法……”玄婶赶紧问：“他在哪里？”

陈绍明哭了。他边哭边说：“春生井的掌柜，嫌工人在这里臭，怕冲走灶上的财喜，埋一个，赏一吊钱。有个叫关麻子的是专门埋死人的。今天早晨，关麻子把他拿盐包子一裹，篾索一拴，搭在肩上，背起去埋了。我听到他还在说：‘关大爷，我还没有死哟。’关麻子拖长声气说：‘晓得，晓得，你迟早都是要走这

条路的。’……”

玄婶和怀芬忍住了眼泪，没有哭。

香快燃完了。玄婶摸着陈绍明的肩膀，向他说：“小兄弟，阴沟头的篾片，总有它翻梢的一天！”

八

过了几个月，有一天擦黑时分，刘平山正和几个工友抬盐巴，突然听到喊叫：“炎帝宫的来了，来了！”几个工人拚命乱跑。刘平山掉头一看，只见门口走来几个大汉，把大门乒乒一声上了杠，前头一个抱着花名册，后头五六个提着篾片，连声嚷叫：“站住！”“不准跑！”跟平山一起抬盐的，是个没有“蓝本本”的年轻人，他丢了杠子，刚跑几步，背后大叫：“没名字的，‘黑人’！”一个大汉追上去，抓住他的衣领往后一拖，抡起四尺长的篾片，向他脑壳劈去，一劈冒一个包，鲜血跟着伤口流。刘平山跳过去，一把抓住篾片，那青年才慌慌张张地朝灶房跑去。炎帝宫的一群袍哥打手，不住吼叫：“拿册子点人！”“香钱缴了没有？”“没名字的，给我打！”“抓起走！”挥一阵篾片，又是一阵咒骂，闹了好久，才一窝蜂走了。

刘平山跨进灶房，猛听到灶上一声惊叫：“捞

人！”“捞人——”工友们一迭连声呼喊，吓得人汗毛倒立。平山跟弟兄们，涌向一口大锅旁边，举着六七盏亮油壶，拿着几把竹编的灶箕子^①向锅里捞；人们大睁着眼睛，汗水铺脸地滚。那锅里的盐水上下翻滚，又跳又嚎，团团热气，直往上冲；头几下捞起来几块衣裳、草鞋，后几下捞起来的，就只有……骨头，骨头！骨头当中，有一根水烟棒。这正是刚才和平山一起抬盐的那个青年的啊！谁知道他被打慌了，一跑竟栽进了盐锅。

工人们提着亮油壶，围着一堆骨头，好久没说一句话。火热的灶房也冷得钻心，一个青年工人在低声哭泣。憋不住了，刘平山吼道：“盐，盐，盐，熬的是老子们的血啊！”接着一片咒骂：“把狗日的炎帝宫袍哥拖来打！”“找东家算帐！”蔡胡子叹口气，摇摇头说：“哪年不死几个弟兄，枪炮握在人家手里，脚杆怎么拗得过大腿。”正说着，忽听门口喊声“搁轿”，两盏马灯引着马玉堂赶来了。他冲着出事的盐锅冲去，边走边嚷：“盐锅整坏没有？”没人开腔。他掉转身来，隔一丈多远站住，向着围住骨头的工人吼道：“你们搞

① 用来打捞盐锅里的渣滓的竹制工具。

脏了盐锅,还不快点弄干净!”一个工人说:“这人死了,你……”话才出口,他就打断:“说话兴个忌讳。王友谦,‘王善人’的规矩:摔在盐锅头搞脏卤水的,照价赔偿。”刘平山站起来,指着一堆骨头,冷冷地说:“马大掌柜,他在这里。乡下卖光了来的,穷人一个。请过来嘛,他赔你。来!大家闪开点!”工人们闪出一条路,几十双眼睛盯住马玉堂。马玉堂楞了,脸上的干筋不住扯动,停了停,才使劲叫道:“你,你,把活路给我搁下!”一挥手,跟着马灯走了。

沒等马玉堂走出灶房,刘平山就说:“搁下就搁下。”他把围帕解开,搭在肩上,走到自己管的盐锅旁边,一下把火灭了。跟着有几个工友也解开围帕,灭



了灶火。蔡胡子走到平山身边，说：“平山，我们凑几吊钱，买副板子把兄弟埋了。”刘平山含着眼泪，捧着骨头，向大家说：“这就是我们的弟兄啊，人都死了，还没有蓝本本，没有名字！”他用手臂揩了眼泪，又说：“炎帝宫害死人，没有偿命；‘王善人’不安埋，还要死人赔他的卤水。这是什么王法？这是什么世道？不行！弟兄们，横直一条命，跟他们拚了！”有个工人边哭边喊：“打官司！”刘平山进衙门上过当，连忙摇头，他叫道：“要出头，靠自己，只有拚！”蔡胡子禁不住热泪横流，把围帕解下，啞(yīn)地喊一声：“搞活路！”

全灶房的工友，都解下了围帕。刘平山用自己的围帕包了骨头，又接过蔡大伯的围帕，拴住裹骨头的包袱。工友们都把围帕交给刘平山，他便一根连一根地接上。刘平山用牙齿咬住最末的一块围帕，爬上柱头，翻到灶房的横梁上，把包着骨头的围帕吊在横梁上。蔡胡子拾起地上的水烟棒和草鞋，用绳子套紧，双手递给平山，平山把它拴在包袱上。一个灶房，火灭了，盐锅里的卤水不跳了，只有流动的卤水声音，大桶里满出来了的卤水溢到地上的声音。

刘平山说：“大家生在一起，死在一路。”工友们

围住平山，一起商量他们将会遇到的艰险……

第二天一早，管事跑来说，马玉堂请他们到柜房谈话。刘平山讲：“对不住，喊他到灵堂！”早饭过后，马玉堂走到柜房门口就骂：“你们要造反？”蔡胡子说：“杀人要抵命！”随后，任马玉堂怎样叫骂，大家坐在围台上都不答话。马玉堂软下来问道：“你们要怎样嘛？”刘平山讲：“要谈，进灶房来谈。”灶房一地都是卤水，马玉堂无法下脚，急得直喊轿子。蔡胡子说：“大掌柜，哪有把轿子抬进灵堂的规矩？”马玉堂无法，只好撩起裤脚走进灶房，问道：“谁叫你们搁的活路？”刘平山理直气壮地说：“你！”马玉堂说：“昨天我说的是气话。”刘平山讲：“大掌柜的吩咐，我们哪个敢不听。”马玉堂气得跺脚，溅了一身卤水，结结巴巴地吼道：“我说错……错了！现在点火烧……烧盐。”刘平山指着梁上围帕里的骨头，很平静地说：“他不答应。”“你安心要怎么办？”刘平山站起来：“大家的意思：黑漆棺木埋死难工友；炎帝宫会首披麻带孝送丧；不准炎帝宫杂种到灶房抓人。”“你们乱了……”蔡胡子抢着叫道：“推他下盐锅，喊他赔命债！”马玉堂吓得打抖，抱拳作揖地说：“好商量，好商量，我去找‘王善人’。”

当天下午,管事领来了八个短工。八个短工一听灶箕子捞骨头搁活路的事情还没有了,哪能上班烧盐!就有个短工向管事说:“少做点丧德事。我们肚皮饿起茧巴,也不抢这碗饭。”蔡胡子听了,走拢去抓紧他的双手。刘平山送走短工的时候,向他们说:“穷帮穷,富帮富,麻烦众位弟兄,在人市坝上讲明我们的事情。”

第二天,刘平山和工友们忙着在灶房给没有名字的工人扎灵堂。蔡胡子进来告诉他:“外面有个老师来找你,他说是‘萧方’的好朋友。”萧凤阶、方士廷是领导盐场工人闹革命的共产党员,自从他们被反动派杀害以后,平山和别的工友都很焦急,想方设法打听带路人。这阵,平山听说党又派人来了,连忙走出灶房。从那以后,两个多月来,他脚不停地,从灶房跑到井口坝,从车房又去串连凿井工人,争取他们都搁下活路。

王友谦在大安寨上,怒气冲天,传来了炎帝宫的会首,请来了盐官和胡分县。会首说:“莫非是‘黑人’捣乱?”马玉堂讲:“查不得‘黑人’了!都有蓝本本。”他们盘算了一阵,还是异口同声地劝王友谦多丢点银子,烧盐匠搁活路熬不到几天,让他们在灶房吃

饭，不发工钱，看他屋头的婆娘娃儿怎么办。

不到三天，刘平山他们家里真饿饭了。莫说吃饭，烧盐工人家里连盐巴也吃不起了！杨怀芬从倒了的灶里，捡回一块“锅巴盐”，哪晓得这是一块馊巴^①，一连吃了半个月，小牛儿就开始咳，咳得转不过气，倒在地上，血从嘴里流出来，停一口气，他就喊：“妈，妈——”

妈妈不在家，天不明就去挑煤炭了。么婆呢，推车去了。长生叔叔跑上街去了。小牛儿坐在门坎上等妈妈，他晚上给妈妈说过的：“妈，我给你守着门，你早点回来呀。”他一直坐在门坎上，赶场的回家了，妈没有回来；太阳落山了，妈还是没有回来。小牛儿越咳越凶，瘦得像小鸡，两只眼睛昏漠漠，一根根肋骨数得清楚。晚上，妈妈回来，把草药熬给他吃了，小牛儿倒在妈的怀里，搭着脑壳，有气无力地说：“妈，陈五娘家，晌午吃的……豇豆饭……有盐……好香啊！”怀芬扶着儿子的头，吞着眼泪，伤心地说：“牛儿，明天，妈给你煮豇豆饭，放一调羹……盐巴。”

鸡才叫，杨怀芬又出门挑煤炭了。她只想多挣点

① 熬盐后剩下的杂质凝結成的块体，含有毒素。

钱给牛儿请医生，挑起煤炭两脚不沾地地跑，也不管雨点打得睜不开眼睛。还没有跑到大坟堡，突然一个人追上来喊住她：“刘大嫂，你那牛儿不对头了！”头上像响个炸雷，杨怀芬呆呆立着，雨水顺着头发流。东家的煤炭还没交啊，还有豇豆、豇豆……她硬起心肠，给东家送了煤炭，在街上抓起一把豇豆丢进箩筐，也不晓得给了多少菜钱，嘴里不住念着牛儿……

杨怀芬拖着一身泥水跑进屋，小牛儿歪坐在地上，抱住板凳脚。她把牛儿抱在怀里，给他擦掉嘴角上的鲜血。小牛儿慢慢睜开眼睛，死死盯住妈。妈妈抓起一把豇豆，声音直抖：“牛儿呀，牛儿呀，妈给你买的豇豆，豇豆要放盐……”牛儿又睜开眼睛，看看妈妈，嘴角微微动了一下，像是在笑，接着脑壳一偏，眼睛紧紧闭上了。杨怀芬止不住放声高喊：“他爹，你在哪里呀？”

有一天，刘平山抽空跑回家中，家里房门大敞开，没有一个人，除了一张床一口破沙锅，什么也没有，连孩子的箩筐窝也不见了。他一个人走到街上，来到茶馆门口，看到长生坐在阶沿上，正在啃豌豆壳

和胡豆壳。刘平山喊了声：“长生娃。”长生娃把他盯了半天，见他又黑又瘦，光是两个大眼睛、长头发，都认不出大哥来了。平山又说：“长生娃，是我啊！”长生听出声音，哇地一声就扑到大哥怀里。刘平山牵着长生往回走，长生饿得双脚打颤颤；刘平山心酸，双手把他抱起，轻得像一把谷草。

刘平山问他：“娘呢？”“天不亮就推车子去了。”“嫂嫂呢？”“一起走的。”“牛儿呢？”“他，他睡了。”

“睡了？”

“嗯。娘说的，睡了。他就睡在墙背后，包谷苗苗都长起来了。”

刘平山什么都清楚了，他再也不想回家了。他把身上仅有的二百文铜元，分成两半，自己揣了一半，把一半交给长生，说：“弟娃呀，这一百钱你拿去喝碗稀饭，剩下的交给幺婶。我走了。”“你莫走呀，娘和嫂嫂天天念你。”“你大哥要去给兄弟伯叔报仇！”长生娃又说：“娘和嫂嫂都给我说，等你回来就吃干饭。”

刘平山哭了。他不愿意弟弟看见他的眼泪，转身就走。长生在后面追，一跑一交，又哭又叫：“大哥呀，我不要钱，我要跟你去……”刘平山急了，他心疼

长生，把弟弟的小手掰(bāi)开，将铜元塞到他的手里，厉声地说：“听话。喝了稀饭就回家。给幺婶说，人是一口气，就是下油锅，也要活下去！”

长生娃一边哭，一边问：“给嫂，……嫂，说……说啥子？”

给妻子说什么呢？有什么好说的？长生娃说得明白吗？唉，好歹总该留几句话，平山抱着弟弟：“长生呀长生，我心头痛呀。莫哭莫哭，你看看我。”长生娃真的不哭了，望着大哥的眼睛，他说：“哥哥，你讲嘛。”平山说：“你给嫂嫂讲，大哥说的，她要走要飞，我不见怪；要等我回家，她就跟幺婶一起挣饭吃。长生娃，你要给嫂嫂讲呀，心要放开些，你记得不？”长生好像很懂事，直点头。

刘平山心一狠，扯开腿就上路。刘平山在路上，一想起幺叔和牛儿，二想起拴在梁上还没有掩埋的骨头，心头像一锅烧开了的盐水，滚翻暴跳，他心里想到，人有志，身有胆，不打倒王友谦、马玉堂和炎帝宫，死了也不闭眼睛。他回到了“通缘井”。

九

没过好久，东场，西场，这个井，那个灶，到处罢

工,天天在闹事……王友谦在大安寨里,像热锅上的蚂蚁,急得团团转;晚上有个蟋蟀叫,听了都心烦,迫着奶妈、丫头把蟋蟀捉干净。炎帝宫的会首天天上山禀告:“烧盐匠团得很紧,密不漏风,查不出真凭实据。”那几天,梆梆枪、盒子炮护送着四人大轿,一连串地上山下山。事情越闹越大,逼得胡分县出面转弯,代表王友谦和炎帝宫,答应了盐场工友的条件。

出丧那天,黑漆棺材上面铺了红毡,红毡上放了一块白布,白布上摆着死难工友的骨头。在棺材后面,是烧盐工人的围帕扎的一条长龙。长长的队伍,从大坟堡走到炎帝宫,一路高呼:“打倒帝国主义!”“打倒‘王善人’!”“打倒炎帝宫!”

第二年春天,马玉堂又喊刘平山到柜房谈话。刘平山这回笑了,他还是用根小竹竿把包袱穿上,挑在肩头,与工友们一一道别。当他喊声蔡大伯,蔡胡子高兴地朝他的胸膛打了一掌,刘平山才晃悠悠地走出灶房。这回开除,马玉堂说他忤(wū)逆炎帝宫,便没收了刘平山的蓝本本。

刘平山又是一个没有名字的烧盐工人,他来往在人市坝上。在人市坝上,他不焦不愁,来看他的朋友多,找他的人多,他和失业工友亲亲热热,大家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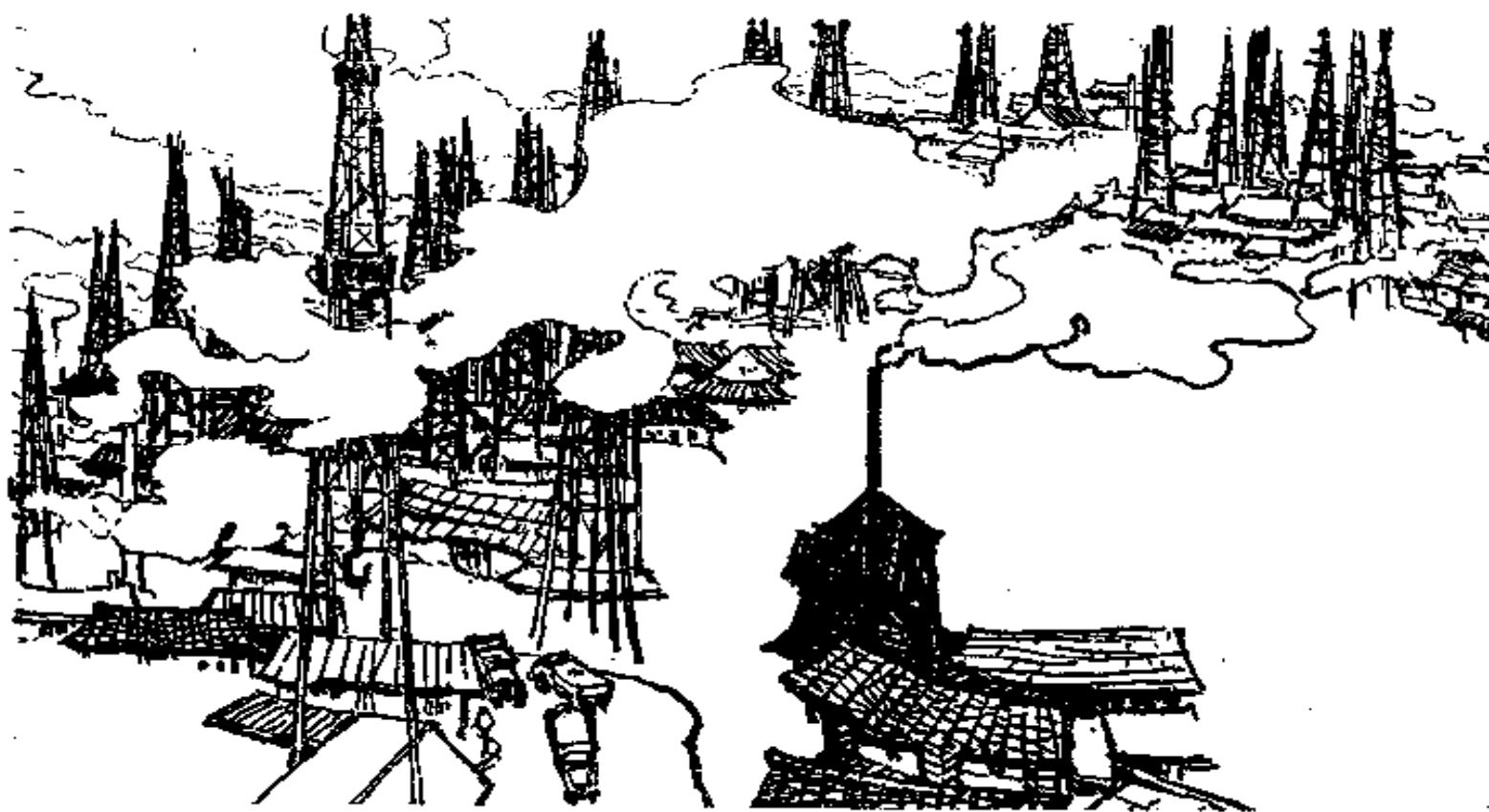
听他的话。那些掌柜管事来到入市坝招短工,把工价压低,在工友们头上挥着签子,刘平山说:“我们不是那号人,跟着你的签子转。你那几个臭钱,留着自己刮痧吧。”

这是一个打不倒、压不垮的烧盐工人!

十

我们记完刘平山同志一家在解放前的遭遇,天已经亮了。

今天,我们在盐场走马观花,往日打井的确架,已经放进盐场博物馆里;牛推或人推的车房,也成了被人参观的古董。井场上,红砖玻璃窗的车间里,年



轻的姑娘一按开关，白水哗啦啦地灌下去，盐水就轰隆隆地流出来；这才是真正的自流井。

我们访问的同志，大都是退休工人，他们坐在俱乐部里，喝着茶，或是摇着蒲扇下棋，或是向年轻人谈生产经验，一到中午和晚上，扎着小辮子的孙女便跑来了，扯着爷爷的衣裳喊道：“爷爷，你又忘了吃饭啦，妈妈等你回去……”

早晨，鲜红的太阳，从东方升起；四面八方，传来了震动世界的《国际歌》声：“起来，饥寒交迫的奴隶，起来，全世界受苦的人！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，要为真理而斗争！……”

金立德 插图

一个普通女工的一家

夏 晔

这里讲的是一个普通女工的家史。这个女工的名字叫魏淑珍，是天津市国棉二厂的织布工人，她唯一的亲人——瞎大哥魏宝成，在天津市民政局主办的盲人工厂作工。在旧社会他们一家九口人卖掉、死了七个，最后只剩了他们兄妹两人。要讲这个悲惨的故事，我们得从三十多年以前那个时代谈起。

三十多年以前，河北省沧县前里寨村住着一家穷苦的农民。丈夫的名字叫魏国有，是个壮实的汉子，农活干得好，人也朴实勤劳；他的老婆魏大娘生得高高大大，精明强干，称得起“上炕一把剪刀，下地一把锄头”，样样都来得。他们生了三男一女，兄弟姊妹像梯子蹬儿似的，一个比一个高。在我们的想

像里，凭爹娘这么能干，这一家人的生活总该能够过得去，其实正相反。

原来这前里寨村是个几十户人家的小村。土地贫瘠，十年九涝，从没个好收成。有点地的人家一年到头紧忙活，还是保不住温饱，像魏国有这样上无片瓦、下无寸土的穷苦人家就更没办法了。魏国有给外村的地主扛活，常年不在家，魏大娘领着孩子们在家过着艰难的日子。女儿大经才六岁就跟着娘编草帽辫子，编好就拿去赶集卖几个钱换点粮食吃。大男孩魏宝成、二男孩魏宝文也整天背个筐在野地里拾柴拾粪，或是给人家放牛放羊。全家大小就是这样整天干活，总也填不饱肚子，浑身上下穿得七穿八孔，和要饭的花子差不多。一到了寒冬腊月，冰天雪地，日子就更加难过了。这样一年一年地苦熬着，不知道熬到何时是头，何时是了！……

一九二六年冬天，魏国有听从外头回来的人说：天津那大地面好找事儿，钱也好挣，哪怕要饭吃也能闹个肚儿圆……魏国有听得耳朵发热，心也活了，他想：人是活的，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，挪挪窝儿，兴许比在家乡要好得多。和老婆合计合计，他们俩就带着四个孩子上了天津。

魏国有一家大小来到天津，投亲无亲，靠友无友，只得随着一大帮穷苦人在西广开落了脚。这里离着人市近，壮年的汉子可以上人市去卖短工；这里还有望不到边儿、好像大山似的垃圾堆，穷人可以在垃圾堆上拾破烂、捡煤核儿，要是运气好，还可以捡到富人们扔掉的点心渣子、面包皮儿、筵席上撒下来的肉骨头什么的；还有，那些刻毒的小业主，从工厂、洋行批来大量的下手活儿，在这一带开设了铺子，招揽穷人家的闺女媳妇们纺线啦、择铺衬^①啦……在当时，西广开这个地方倒是挺吸引穷人的。当然，它也是个挺杂乱的地方。地痞、流氓、恶霸、狗腿子，在这里都有他们的老窝儿。

魏国有赁(lìn)不起房子，只好像别的穷哥们那样，买了几根竹子插在地下，在竹子上搭了两领席，又抹上点儿泥，一家六口就挤在那里面。第二天一早，魏国有就忙着出去卖短工，两个大男孩就去拾破烂、捡煤核儿，魏大娘也到铺子里去揽纺线的活儿。一家大小这样从早忙到晚，看看还是顾不上嘴，再说，已经进了腊月，河水都上冻了，全家人身上还穿

① 整理破烂碎布。

着单衣，一个个冻得抖簸簸的，实在让人心急。这时，魏大娘打听得给人当奶妈挣钱多，狠狠心把第三个男孩扔给女儿大经，自己到宁公馆当了奶妈。

这样过了没多久，魏国有就觉得这一着棋走错了。他是个耿直的老实人，在这里经常受骗受气，再加上小儿子不到一岁就断了奶，饿得皮包骨头，黑夜白日地哭嚎。有时候，大经见小弟弟哭得太可怜，又没东西给他吃，只好拿块棉花蘸点水让他嘍(zuō)。有一天，魏大娘回到家，看看儿子那小鬼样，心就像拿刀剜(wān)的那样痛，摸摸两个奶都痠了，临来家前，太太坐在眼前看着让小少爷都给嘍干了，才许她走。那小少爷吃得又白又胖，可自己的孩子……魏大娘正抱着小三子伤心落泪哩，正巧老家来的翟(zhái)大姐上窝铺来串门。她是个嘴冷心实的人，一见小三子那个样，就说：

“瞧把孩子苦熬的！婶子，依我说，不如叫孩子逃活命，得俩盘缠钱还是回老家吧。在乡下，热天拾拾麦子，冷天打打柴禾，日子还好过些，这地方咱穷人不好混呀！”

魏大娘看看怀里的孩子，想想这话也有道理。当爹娘的没法过活，别让他跟着受罪啦，这样下去，未

见得能把他拉扯成人。跟丈夫一商议,就把小三子卖了。中间人把小三子抱走的时候,魏大娘搂着三个大孩子,哭成了泪人儿。只听说那个人家是作官儿的,是青县人,要带着孩子回老家,别的什么也不知道了。

小三子一给人,魏大娘老向丈夫哭:“小三子离开天津,我也不能再在天津活下去啦!咱们走,马上就走,马上就走!”

就这样,魏国有全家由六口人变成了五口人,又回到了老家前里寨村。

回到老家,魏国有还是到外村去扛活,两个男孩子还是上地里拾柴禾,魏大娘和闺女大经还是在家编草帽辫子,一切都和从前一样,只是少了个小三子。日子一长,愁吃愁喝还愁不过来,魏大娘就渐渐地把小三子放下了。第二年夏天,魏大娘又生了第二个闺女(就是魏淑珍)。这个小闺女一生下来又瘦又小,像个棒槌。魏大娘叹口气说:“唉,瘦得可怜巴巴的,叫个老肥吧。盼她命好些,能吃得肥实点。”也是在这年,魏大娘把十二岁的大经送出去当童养媳了。家里少了一张吃饭的嘴,作爹娘的还可以少操一分心。

这年,邻村闹饥荒。入秋,前里寨村来了个逃荒的童老爷爷,魏国有是在外村扛活时和他熟识的。这

老爷爷左手拎个瓜蛋似的小包包，右手领着个十四五岁的小闺女，他告诉魏国有两口子，这小闺女是他的孙女儿。孩子的爹娘都得病死啦，家里又颗粒未收。他们爷俩是沿路讨着来到这儿的。他说他知道魏国有两口子都是老实人，他想把孙女儿给魏国有的儿子魏宝成当媳妇，为的是把孩子安置个地方，他老头子也好奔条活路。这老爷爷唉声叹气地说：他苦熬了一辈子，没料想熬到七十多岁，土埋头顶的人啦，却落得这般光景……

常说的，“穷人疼穷人”，魏大娘见童老爷爷说得可怜，早难过得落泪了，再看看这小闺女，虽然穿得破破烂烂，饿得又瘦又弱，可是双眼皮，长睫毛，长得特别俊，再看一双手粗粗糙糙，料定是劳动惯了的，早就爱得心疼。这时，她就说了：“宝成的爹，咱把孩子留下吧！”其实魏国有心里早愿意啦，就一口答应了。

童老爷爷亲眼看着孙女儿和魏宝成拜了天地，他们俩又给魏国有两口子磕了头。老爷爷说了声：“我算是了却一桩心事！”拎起小包包，跌跌撞撞上路了。从此再也没有音信。

魏国有有一家子在老家又苦熬了二年，实在过不下去，只好又奔天津。他们一家来到天津，自然是又

到了西广开，好歹赁了两间土龕(pì)房住下。魏国有带了大儿子魏宝成出去当小工，老二魏宝文才十来岁，还是拾破烂、捡煤核儿，魏大娘又去当老妈。白天家里只剩下童家姑娘和老肥。那时老肥才两三岁，还是个拖着两筒鼻涕的脏娃娃，什么事也不懂。童家姑娘可越长越俊，那些地痞流氓常找上门来调戏她，说些不干不净的混帐话。童家姑娘胆儿小，吓得钻在屋里光是哭，公公婆婆回到家她也不敢告诉。

正在这时，魏大娘又生了一个儿子，因为坐月子，暂时没有出去。这天擦黑，天阴得很，下着小雨。魏大娘隔着窗帘喊：“老肥嫂子，拾拾院里那两双破鞋。”喊了好几声，没有答应。魏大娘叫老肥出去找找看。老肥跑出去喊嫂子，在院里叫，又跑到街坊邻居家叫，都没有。老肥跑回来告诉娘：“嫂子没有啦！”魏大娘一听就急了，也顾不得坐月子，顶着小雨，到处找，满街寻，把嗓子都喊哑啦，再也找不到童家姑娘的影子。魏大娘一屁股坐在街心，呼天喊地地哭了起来：

“孩子啊！你好狠心呀！你叫爹娘怎对得起你那孤苦的老爷爷呀！”

小老肥跟着娘哭，她那小心眼里在想：嫂子没有啦，娘再出去当老妈，谁跟我做伴儿呀！……

她们娘俩正哭着，魏国有受完累回来了，一看这光景，更是着急，天天出去找，还托人给打听，但是再也打听不到童家姑娘的音信。魏国有只好唉声叹气地劝魏大娘：

“死了这条心吧。孩子也许找到好地方享福去啦。跟着咱们也是受罪！”

事情过去一年。这天，小老肥正在胡同口玩耍，一个新从关外回来的老乡走来叫她：

“小姑娘，来，看看这是谁的像片儿。”小老肥走过去一看，是个烫头发的小媳妇，长得挺俊的。她说：“俺不认识。”

这老乡说：“再看看，这不是你嫂子吗？”

事情让魏国有知道了，急忙把这老乡找来，打听童家姑娘的下落。原来这老乡给日本人出华工，到了奉天^①路过一个妓院，看见了童家姑娘。童家姑娘一见他就哭了，说当初她是上了孙胖子的当，孙胖子骗她说领她去找爷爷，结果被卖到妓院里。她把一张像片给了这个老乡，要他回来告诉公婆，想法把她救出火坑。

① 奉天指现在的沈阳市。

那老乡的话还没有说完，魏大娘早掌不住抽抽噎噎哭了起来，说：

“可怜的孩子，还想着咱们呢。宝成他爹，救救她吧，想法救她出来吧！”

魏国有—听，儿媳妇是被孙胖子拐走的，登时气得脸色煞白，咬牙切齿，发誓要跟孙胖子拚命。原来这孙胖子就在西广开住，是个女流氓，她敲诈勒索，贩卖人口，无恶不作。魏国有—家子在这里老实得出了名，从不沾这些坏人的边儿，现在坏人竟骑上他的脖子了，魏国有想想不拚命真是活不下去了。

第二天，魏国有跑到地方法院就把孙胖子给告了。没去之前，他发狠地说：“我要给这一方除害！不光是为了咱的孩子。”可是第一堂回来，魏国有耷(dā)拉了脑袋，一声不响；第二堂回来，他唉声叹气；第三堂回来，这个又壮实又刚强的汉子脸色煞白，一头倒在炕上。只听他说：

“宝成他娘，这个事咱别告了，这个世道没咱穷人说话的地方！”

魏国有这一倒在炕上就没起身，只过两天，夹气伤寒死了，临死只说得半句话：

“宝成的娘，我好恨……”

魏大娘哭得死去活来，领着一群儿女找到当时的慈善机关，算是求来一口裂缝薄皮棺材，好歹把魏国有埋葬了。

魏宝成丢了媳妇心里本就很难过，现在父亲又为自己的事眼睁睁被恶霸气死，他越想越对不起老爹，白天哭，黑夜也哭，把两眼哭得肿成了大铃铛，先以为是害眼病了，不放在心上，心里难过，仍是啼哭。这天早晨，魏宝成从炕上爬起来，睁眼一看，眼前黑糊糊一大片，什么东西也没有，他寻思：是头晕上火闹的？使劲把眼揉搓揉搓，再瞪着眼看，还是一片黑糊糊。他心里一急，要下炕，一脚踩空，跌倒在地上。从此，魏宝成成了个双目失明的瞎子。

魏宝成眼瞎了，不能出去受大累。老二魏宝文要担起养家的担子，赁了一辆破胶皮车要去拉车。可怜这老二，那年才十三岁，空长个大个子，又瘦又弱，哪拉得动！远地方他又不熟悉，可怎么办呢！魏宝成是个刚强人，他说：“我眼是瞎了，可不能吃闲饭，当累赘，老二，你拉车，我在后面推，这天津地面，我哪儿都熟悉，我给你领路。”这样，哥俩就出车了。别看是两个人又推又拉，体面的“上等人”还不愿坐他们的车哩。常常是几辆胶皮车一块儿抢生意，结果总是这



哥俩被人家刷下来。有时就是只他们这一辆胶皮车揽座儿，顾客也是皱皱眉，摆一下手不要坐了。像这样，还要给车厂子老板出车份儿，能买棒子面的钱就很少很少了。实在拉不

来钱，也不能睁眼挨饿呀，瞎大哥就叫小老肥拽着他到西车站去要饭，要点残羹剩饭，凑合一顿是一顿，凑合两顿是两顿。

魏大娘见实在没法维持，叹口气又到宁公馆，求太太留下，就又在宁家当起老妈子来了。家中只剩下小老肥和兄弟老偏。那年小老肥才四岁。白天，她带着兄弟在胡同口呆一天，好容易盼到晚，盼着娘回来了，娘给捎回点公馆吃剩的点心渣子，喂喂弟弟，这一天就算过去了。

为了等娘，不管好天坏天，小老肥都领了兄弟到胡同口转游。弟弟哭了，她就哄弟弟：“瞧，咱娘来啦，给老偏捎好东西来啦。”

有一天傍晚，刮着大风，天气非常冷，小老肥还领着弟弟在街口里等娘。街坊邻居看见都喊她：“唉，真是孽障，快家去吧。看把孩子吹着。”小老肥说：“老偏要等娘，回家他哭啊！”他们没有回家。

果然，出事了，到夜间，老偏就发起高烧来，烧得昏迷不醒的，烧着烧着，忽然抽搐(chōu-chù)起来，抽搐一阵之后，紧接是“吱吱”尖叫，足足闹了一夜，全家人只好干瞪眼看着。到早晨，太阳还没从灰蒙蒙的天边露头儿，老偏又抽搐一阵，就死了。

小老肥只怕娘伤心，赶紧爬在娘身上，把脸贴着娘的怀，一双小手搂住娘的腰。哪知娘一声也没哭，只噙着满眼的泪说：“这样更好，没人坠我的腿了。”唉，在当时小老肥哪懂得娘这句话的辛酸？哪懂得娘的泪是在向肚内流？还只当娘真的想开了呢！

瞎大哥跟着老二推了几年车，老二就不让他帮忙了。瞎大哥叫小老肥到铺子里领些棉花来纺线。这时小老肥已经八岁了，长得又文静又秀气，也跟着瞎大哥一块儿纺线。婶子大娘看见，就夸：“魏大娘，瞧你的闺女多灵透，线纺得好均匀呀！”魏大娘听了，就叹气说：“还值得夸，受罪的孩子呗！”

纺线得坐在地下，一纺就是一整天。日子长了，

成年人都闹腰腿疼，像小老肥这样的小闺女更顶不住啦。慢慢地她站不起来了，勉强站起来也得拿小手扶着墙根走，两条腿从骨缝里向外疼，懂事的小老肥咬着牙忍着，硬是不跟娘说，她怕娘听了难过呀。

经着一桩又一桩的伤心事，又长年累月吃不饱穿不暖，魏大娘的身子骨儿已亏损得很了，可是她还硬撑着在宁公馆当老妈，一直当到小老肥九岁那年，她得了一场很厉害的伤寒病，公馆的太太怕传染，才把她辞掉了，从这，魏大娘才呆在家里。

这时候，日本帝国主义已经占领了天津，穷苦人的日子更不好过，棒子面都吃不上。转过年来，有很多婶子大娘都往工厂跑，她们不愿意上铺子领活儿干了。那黑了心的掌柜的说是让你纺一斤棉花，拿回家来称一称，二斤还多呢。换个铺子试试吧，天下老鸹一般黑，这个比那个更坏。人们说：“他们就是喝咱血，剥咱皮的。不给他干啦，干工厂去！”

那年小老肥刚满十岁，也裹在人流里进了岸和田工厂。

吃午饭那时候，看见别人都拿出东西来吃，小老肥也把一小撮豆皮或是一块果仁饼从衣兜里掏出来，刚要往嘴里送，一下子想起娘来，她那小心眼里

就想：娘把吃的都分给我们了，筐(pǒ)箩里连点渣儿也没剩，娘这一天没的吃呀！这时候，小闺女的嗓子眼里像梗上了什么，肚里虽然咕呱乱叫，可连口水也不想咽了。她把果仁饼塞回衣兜又去干活儿。回到家一看，娘果然饿着肚子等二哥呢。小老肥心里一酸，赶紧从兜里掏出那块果仁饼，装出乐呵呵的样子说：

“娘啊，你先吃这块吧。”

魏大娘问闺女：“给你的，为什么不吃？”

“娘，你吃吧。别人给我东西吃啦！”小老肥哄娘说。穷苦人家的孩子懂事就是早，是叫艰难的日子逼的呀！

这岸和田工厂是日本人开的厂子，日本人顾不过来，不常进车间，那些小把头却一天到晚在车间里晃荡，见小老肥年岁小好欺侮，整天打她骂她，小老肥强忍着干了一年，魏大娘见闺女实在受委屈，就不让她去了。

回到家里，小老肥还是跟着娘和瞎大哥纺线，有时也去择铺衬，揽上什么活儿干什么，实在没有活儿干她就去拾破烂、捡煤核儿。赶上阴天下雨，领不来活，瞎大哥就叫妹妹拽着他去要饭，干什么活儿小老肥也不怕，她就是害怕去要饭，“老爷”、“太太”叫个

够，哀求的话儿说多少，还说不定给不给。瞎大哥一叫小老肥领他去要饭，小闺女就哭着不去，瞎大哥想到一家老小没有吃的，心里就油煎火燎地难过，实在急了，就又哄又吓唬她。魏大娘也擦眼抹泪地连哄带吓唬。哪一次出去要饭，小闺女都哭哭咧咧。日子确实艰难呀！

这时，人们又在嚷嚷：有个织洋袜子、扎衬衣的万松洋行招女工，还说那儿倒是不大打人的，魏大娘忙着叫小老肥跟着人们去了。

刚去倒还好，没有挨过打，把头有时还把小老肥当个小孩儿逗着玩呢。她们说：“这孩子长得怪爱人，可是老不说话，忒(tè)老实啦！”小老肥确实不爱说话，才十岁的闺女满肚子想的就是怕挨饿，哪有精神寻开心！她那又黄又瘦的小脸儿上整天价连个笑纹也没有。

下班时候，那些把头还管搜腰，搜小老肥腰的是个吊眼角的矮女人，人都叫她马大姑。这天下了班，马大姑忽然对小老肥说：“你到前头大桥底下等我去，有话跟你说。”

在那大桥底下，没有人的地方，这个吊眼角的女人向小老肥说：“跟你说个事，以后每天下班出来，你

得给我偷线。不叫你白偷，一定不打你，也不叫别人打你。听见没有？”

小老肥一听就楞住了，别看她穷里生，穷里长，长到十来岁，可从没偷过东西呀！小闺女为难地低下头去，扭着身子不说话。马大姑见她这样，一下变了脸，眉梢眼角吊得高高的，强压低了声音说：

“是我搜你，怕的什么呀？告诉你，要是不听话，我就跟日本人说去，不让你干啦。瞧瞧你，又瘦又小，到这儿作工的有你这样儿的吗？哼，我要是一说呀，日本人一准开除你！”

这一咋唬，小老肥没了主意，只好点头答应了。小闺女多么害怕人家开除她呀！

从此，小老肥天天给马大姑偷线，每天下班时候，小闺女偷偷儿把线缠在腰上，或是装在裤兜里，到墙子河大桥下等着马大姑来拿。后来她还发现别的女工也都给把头偷线，怪不得把头不打她们呢。

每天这样，小老肥也习以为常了。一天，小老肥又在腰上缠了线往外走，走到离搜腰不远的地方，她才发现马大姑每天站的那儿换了另外一个人，心就“崩崩”地跳开了。往回走吧，干活儿的屋子早上锁了，她人小没那么多心眼儿，心说：“也许马大姑跟这个

人打过招呼了，翻出来也不碍事的。她就大着胆子走过去，一下子就叫人家翻了出来，立刻就被那个人扯着嘴巴揪(jiū)到后院那个打人的地方去。那里养着十几条专门咬人的日本大狼狗，它们一看见小老肥被拽进来，就挣着锁链子吠叫着往前窜。小闺女吓得面如土色，简直要晕过去了。日本鬼子大喊大叫地让人剥了她的棉袄，浑身上下只剩一条裤衩(chà)儿，倒背双手把她绑在挂着冰凌的大树上。这时正是阴历十一月的夜晚，天干冷干冷的，把个小闺女冻得浑身青紫，磕打牙儿，脑瓜子都失去知觉了……不知又捱了多长时间，一帮打手来了。忽的一阵鞭子抽下来，直把她抽得皮开肉绽，鲜血淋漓。鬼子边打边问：“说，偷几回啦？说！”“说不说？不说？揍！揍！”……

小闺女实在痛得受不住啦，她想想也真冤，偷了这么多日子线，自己家里没见过一根线头儿。她哭着说：

“是给马大姑偷的，她，她——她叫我，我——偷的！……”

“是真的？”鞭子停住了问。

“我，我我——不不——会说说——瞎话，不，不信问问——我娘娘——去……”说到“娘”，小老肥更

是伤心，忍不住放声痛哭了。

日本人叫人把小老肥放下来。这一放下，小老肥才觉得出冷来了，忍住疼一边哭一边穿衣服，把衣服穿上，连滚带爬地往家走。路上黑古隆冬，没有一个行人，大风呜呜地刮着，像把小老肥那件单薄露肉的棉袄都穿透似的，浑身的伤好像拿盐腌了那么疼。小老肥又是难受，又是害怕，一路哭哭啼啼，手脚一齐摸索着向前走，恨不得一头扎进娘怀里，好好地向娘诉诉苦！

好容易走进家门，这时候她听见了第一声鸡叫，才知道让人家折腾了整整一夜。隔着窗户纸，她看见屋里还掌着灯，晃着很小很小的灯亮儿。小老肥赶紧擦干眼泪，忍住啼哭，轻轻捱进屋去，只怕把娘惊醒。

哪知门一响，娘就说话了：“哪儿去了？急得我一宵也没合眼儿，唉，真让人揪心啊！”原来娘在炕上坐着等闺女呢。

“加夜班啦。”小老肥回答，这是她在进门时一下子想起来的假话啊！说完这句话，她再也支撑不住了，一头倒在炕上。

魏大娘相信了，急忙起来，让闺女就着热被窝赶

紧睡一觉。

小老肥说：“不，不睡，一会就得走，还得上班儿呢。”

“加了夜班还不让人歇会儿，”魏大娘说，“穷人的命就这样不值钱！”

小老肥没有回答娘，不敢多说一句话，她怕自己带哭的声音让娘听出来，在娘面前可不能挂出受气的样儿。

.....

马大姑那天没有搜腰是因为临时生病了。她再上班，小老肥可就遭殃受罪了。每天借着搜腰的功夫，这个吊眼角的狠女人咬牙切齿地掐她，拧她，踢她，踹她，可怜的小闺女被收拾得浑身是伤，没一处好地方。

小老肥和娘合睡一个被窝。她怕娘看见身上的伤，天天晚上她囫圇个儿钻被窝，不敢脱衣裳。

娘可说了：“这傻孩子，累了一天，不脱衣裳睡怎解乏！”

小老肥说：“娘，穿着衣裳睡暖和。”

娘叹口气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唉，真也没法儿，娘儿俩扯着一条精薄的稀烂被，睡一宿也不敢直直腿，

简直造孽了！”

过几天，娘又叨叨：“肥啊，还是脱了衣裳睡吧，娘搂着你。”她只有这么一个闺女，实在疼得慌呀！

“娘，我不脱，我不喜欢光着身子睡。”小老肥见娘要动手了，吓得一面支支吾吾地搪塞，一面直往被窝里钻。

这一下，娘可起疑了：闺女从没这样犟过呀，硬揪闺女那裹得紧紧的被窝儿。

小老肥躲躲闪闪地说：“娘，我不脱，我不脱啊！……”小闺女忍不住呜呜地哭了起来。

魏大娘更起疑了，急忙扒下闺女的衣服一瞅，浑身上下，青一块，紫一块，尽是大血疤，流脓打水的，没一处囫圇地方……魏大娘一把搂住了闺女，儿啦肉啦地哭了起来：“他们好狠的心哪！……傻孩子，怎怎——不说话，饿——饿死咱也不干啦！……”

娘儿俩抱头痛哭一场，第二天魏大娘横竖不让闺女去上班了。

不上班怎么办？小老肥只好还是在家跟着瞎大哥一块儿纺线，可她仍是想着进工厂。听人说有个富士洋行正招锁钮扣眼的女工，厂子小，掌柜虽是日本人，倒不很凶的，每月还发半袋黑面。黑面可是好

东西,那时候穷苦人连棒子面都吃不到呢。这样,小老肥又跟着人们到富士洋行上工去了。

这富士洋行真是个小厂子,总共才三十来个女工。那日本老掌柜有很多这样的小洋行,自己忙不过来,这富士洋行就交给他儿子“小日本”管着。那“小日本”是个油头粉面的坏家伙,总跟小老肥嘻皮笑脸,那年小老肥才十二岁,个子不高,还只当人家拿自己当小孩儿逗着玩哩,全不在意。

一天,给大伙领活的三姐忽然跟小老肥说:“小不点儿呀,你猜‘小日本’为什么那样和气?他叫我跟你妈妈说去,要叫你给他当太太。”

“什么是当太太?”小老肥问。

“瞎,真是个傻孩子,他要叫你给他当媳妇呗。”三姐说,“谁干这个缺德事,我才不去说哪。”

小老肥一听,不由得生气了,就撅着嘴说:“我才这么大点,能给人当媳妇?就是当媳妇也不能给‘小日本’当呀!”

三姐不去说,别人当然也不干这份缺德的差事。

一天,“小日本”竟亲自跟小老肥谈判了。他涎着脸皮跟小老肥说:“回去跟你娘说说去,给我当太太吧。跟着我大大的好,我养着你们全家米西米西

的，……”这个坏家伙哪把中国人当人？就这么当着所有女工的面，跟小老肥说这个，像说平常话似的，一点儿也不害臊。女工们气得直咬牙，可也不敢出声儿。

回家的路上，三姐直嘱咐小老肥：“可不能跟你娘说啊，要说了她一定不让你来啦。不来，你们吃什么呀。”

可怜的小老肥，一点儿主意也没有了，本来吗，她才是个十二岁的小孩呀。小闺女急得哭了说：

“‘小日本’还说叫我明天给他回信儿呢。我可怎么说呀？”

三姐给她出主意：

“你就告诉他，说你娘不乐意，就说：‘你的日本人，我的中国人，大大的不行。’甭怕，你就这么跟他说。以后咱大伙儿一块儿来一块儿走，有我们给你保镖，他敢怎么的！快别擦眼抹泪儿啦。”

小老肥记住三姐的话，第二天就原封不动地把这些话端给了“小日本”。这一下可把“小日本”恼透了，以后每天带着满脸的杀气，走进干活儿的屋子，照着小老肥的腰眼，“当”的就是一脚，把小闺女踢个嘴啃地，还叫那个坏了肠子的中国翻译找碴儿揍她。

小老肥凑凑合合在富士洋行干了不到一年，怕出事，娘又不让她干了。

在旧社会，作娘的活着就只有指望儿女，苦难深重的魏大娘指望儿女的心比别人更深一层。大儿子瞎了眼了，大闺女大经得病死了，魏大娘非常疼小老肥，可是她总觉得无论怎样，小老肥也是个闺女家，终究要嫁出去的，嫁了出去就是人家的人啦。魏大娘嘴里没明说，心却扑在老二魏宝文身上。这，她的儿女们心里也很明白。魏大娘被宁公馆辞退之后，在家也揽活儿干，从来没见过一顿闲饭。她总是这么说：“咱还能老这样儿？老天总有睁眼的一天。”挨饿呀，受累呀，当娘的有指望，指望的就是老二魏宝文！

但是，就是这么一条命根子，旧社会也将他从魏大娘手里夺走了。

一天，魏大娘在外面干完活儿回来，见老二盖着条破烂被在炕上躺着，她心里一惊，心想：“老二从没回来这样早过，准出事了。”忙走近前一看，只见老二嘴角淌着血，脸像死人一样。问是怎么回事，才知老二拉着拉着车，忽然大口吐血了，吐得晕了过去，栽倒在街上，多亏拉车的穷哥们把他送回来。魏大娘听了，真像晴天打了一个霹雳，浑身散了架子似的，

一下瘫在老二跟前，哇的一声就哭了。

老二从得病后就下不了炕，哪天也吐几口血。街坊邻居看了，都说是肺病。魏大娘知道肺病是个富贵病，得吃好的，喝好的，还得吃药才能养好，穷苦人得上这个病只有死。可是魏大娘硬是不往这上想。大夫请不起，就寻偏方儿。人家说：胡萝卜有营养，又说红皮蒜能治肺病，魏大娘就买来给老二蒸了吃。

老二这一闹病，一家人更得找活儿干，天天家里只剩下一个垂危的病人。每天小老肥干完活儿回来，不管多累，小老肥总坐在二哥身边跟他说话儿。她知道二哥闷得慌。一天老二瞅着妹妹说：

“老肥呀，等二哥好了，能多挣俩钱儿，就不让你出去干活儿啦。二哥一定好好儿养着你，把你养活到三十，才让你出门子呢。”

老肥知道二哥为什么说这话，她姐姐大经要不是在婆婆家受气还死不了呢。老肥看着二哥那深陷的两眼，像死人骷髅的脑壳，不由得呜呜哭了起来，就说：

“二哥，别，别——别说了，我——我知道你疼我……”

“咱们还能总这样，总——总有好——好——的

一天……”老二说不下去了，一阵急促的咳嗽，嘴里喷出了血星子……

老二没少吃胡萝卜、红皮蒜，娘让他吃他就吃，他还盼着赶紧治好病拉车呢。可是他的病不但没有好，倒加重了。他后来不是吐血，简直是喷血，喷在地上一大滩，凝成了厚厚的血冻子。人瘦得剩一把骨头，寡白寡白的。但他越是病重越要妹妹坐在身边跟她说话儿。他说：

“老肥呀，二哥难望好了，二哥要是死了，你可好好儿疼咱娘，咱娘不容易呀！”

“……”

“告诉娘，我死了，千万别拉帐买棺材，拿领席卷了就得！……”

“……”

一天，睡到半夜，老二又大量吐起血来，他直着两眼，两只手紧抓着老肥，像是还要说什么，可是他一句话也没有说出来，紧跟着鼻子里又窜出一股黑紫黑紫的血，就闭上眼睛没气儿了。

老二这一死，把老肥也给死傻了，守着娘只管哭。魏大娘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数落：“我对不起老二哟，他临死问我带喜字儿的点心好吃不好吃。孩子

明明是馋，哪怕一块呢，我也没钱给他买，孩子死得屈哟……”

可怜老二真是拿席卷出去的，席买小了，人又细高，露着两条腿就埋在乱葬岗子了。

魏大娘再也不能出去干活儿了，她整天楞楞怔怔地想一阵哭一阵，又向闺女数数叨叨地说一阵，她说她的老伴儿魏国有是怎么怎么让人气死的；说她的

的大闺女大经死的又是多么可怜；说她早就听人传说，她那可怜的儿媳妇怎么怎么刚强，叫买主逼得上吊死了……说着说着，又说到老二身上来了：“我那老二，要是你在，我还有指望哪！”

从这以后，每天傍黑，魏大娘就拎个小板凳，坐在街门口，两眼直勾勾地向胡同口望着。

人们觉得奇怪：瞎



子在家哪，闺女也没出门，她可在这儿望谁呢？大冷的天。

“魏大娘，起风啦，家去吧！”人们说。

“等我的二儿呢。他拉车去啦，一会儿就回来啦，等他拿回钱来好叫闺女买豆皮去。”

魏大娘说得牙白口清的，听的人不敢再问，扶起她往家走。魏大娘忽然捶胸顿足号啕大哭起来：

“我那老二呀，你可死得冤呀，想块点心吃娘也没给你买呀……”

老肥和瞎大哥也跟着她一起哭，哭得院中的邻居个个伤心落泪。

魏大娘的脑子像挽住了个扣儿，再也解不开啦。她明白一阵，糊涂一阵，明白起来就哭老二，糊涂起来就拾个小板凳，坐在门口等二儿子。见娘这样，瞎大哥急得里出外进地转圈圈，他跪在娘的面前苦苦求娘：“娘啊，别想老二啦，这不还有我哪，讨着，要着，瞎儿子也要养活你……”任凭瞎儿子怎样哀求，魏大娘仍是哭个不停。她本来就瘦弱得不行，这样折腾了没一年，就卧床不起了。

魏大娘自知不行了，就托人给闺女寻婆婆家。她口口声声说不放心闺女，又说宁愿给瞎儿子留累赘。

给闺女说妥婆婆家才几天，魏大娘就跟这个充满愁苦的家永别了。临死，她把瞎儿子和闺女叫到面前，反反复复地说：

“咱家整整齐齐九口人，我这一死，只剩两口了，咱们的人死得好屈哟！……”

魏大娘死后，瞎大哥连借带求买了一口薄皮棺材，将娘埋葬了。又过一个多月，瞎大哥魏宝成跪在妹妹面前，搂着她的两腿说：

“妹妹，哥哥对不起你，还是让人家把你娶了吧，省得跟着哥哥受罪啦！”

那时候老肥才十六岁，还是个小闺女哩。小闺女家懂得啥？哭得迷迷怔怔，让人家娶着走了。

婆婆家有一大家子人：公公、婆婆、大伯、小叔子，还有一大帮侄男侄女，也是挨穷受苦的人家。丈夫比老肥大十岁，是个高高大大的汉子，拉车子、当小工，什么活儿都干。公公婆婆喜欢新来的儿媳妇老实肯干活儿；老肥呢，总觉得自己生来是个受苦的孩子，能有一大家人热热呼呼地过日子也挺好的。只是一样，到了婆婆家，还是穷得吃不上饭，丈夫养活不了她。结婚刚刚一个月，她又央人介绍到公大六厂（现在的天津国棉二厂）上工了。

刚去时，日本人还没走，当然还是和从前一样受气。可是不久日本就投降了。工厂里来了国民党接收大员。她心里想：这下兴许能强点儿，都是中国人了嘛。心里一高兴，还给自己起了一个大名，就叫做魏淑珍。这时，魏淑珍由原来的粗纱车间调到了布场。在粗纱间是扫地，到这儿是学织布，要是学会了织布，比扫地还能多挣俩钱儿，她心里想得满好的。谁知来到布场，哪里能学到织布，只是像个小听差一样，整天斟茶、舀水，买东西。还天天挨骂受气，那罪比扫地还难受。

这时候，魏淑珍可有心事了。在旧社会，没嫁出去的闺女跟着爹娘哥哥过日子，无论多么难，人们总是说：“熬着吧，熬得寻个好婆婆家就算熬出头来啦。”魏淑珍也老是这么想的，总盼着有朝一日能够过上自己的好日子。可是熬来熬去，熬到现在又怎么样啦！这时候，她不由得想起娘来。她想：娘和自己一样，也是十六岁结的婚，那时娘也是由一个穷家嫁到另一个穷家。娘苦熬苦拽地活了五十二岁，到头来还是在穷和愁的面前倒下去了！自己怎么样？还不是一步步跟着娘的脚印走哪！她越想越可怕，觉得以后的日子像个无底的深渊，是永远没有白天的

黑夜。

正在魏淑珍愁穷叹苦的时候，天津市响起了解放的炮声。那时她刚刚生了第一个小孩，还没有出屋门，天津市的劳动人民就在红旗下解放了，可是她还什么也不知道呢。

孩子刚满月，魏淑珍就急急忙忙来上班。要知道，解放前一个女工要是生了小孩就有被开除的危险，就是不开除，人家也没有好气儿对你。她心里好像揣着个小兔儿，突突地跳，可是一进车间，就暗暗地奇怪了：把头们说话都变得柔声细气的，脸上还出现了讨好的笑容。这是怎么回事儿？她找个跟自己很对脾气的大姐说：“哟，怎么的啦，为什么这些人都变啦？”那大姐笑了，说：“傻妹妹，不变还行！咱还得好好儿教育她们哩！那些骂人打人的事这会儿行不开啦！”魏淑珍低下头去，揣摸大姐的话，她第一次开心地笑了，她明白了：工人翻身啦！是因为共产党来啦！

不久，工厂开了个工人训练班，魏淑珍和别的女工姊妹们一起去听课。在这里她开始懂得了什么是“阶级”，什么是“剥削”。那时候，她还不会很好地联

系自己，可是她相信爹娘哥嫂和姐姐都死得太屈，共产党要是早来几年，她家九口人一定谁也死不了。她想了又想，越想越伤心，痛痛快快哭了一场，听课听得更起劲了。

第二天，很早很早，她就进了工厂，把那间听课的教室打扫得干干净净，抹得一尘不染，然后端端正正坐在自己的座位上。一会儿姊妹们陆陆续续来了，都很奇怪，说：

“魏姐，你怎来得这样早？”

她笑着说：“高兴得睡不着觉，就进来啦。坐吧，我把桌椅都打抹干净啦。”

她长这么大，第一次心里这样欢畅，这样快乐！第一次有了当主人的感觉！

这时，她的小孩忽然生病了，咳嗽发烧，小脸儿憋得通红，像是着凉了。她忽然想起十几年前死去的兄弟老偏。她越看越害怕：这症状不是和老偏一样吗？老偏只抽搐一夜就死掉了，那惨象一合眼就在眼前。现在该怎么办呢？她正又愁又怕，没个主意，车间的工会主席、委员都登上门来看她，大家异口同声地说：“快抱着孩子去看病，耽误不得，更不要着急，一切有工会接着。”临走，放在桌上十五块钱，

说：“孩子病了，得用钱啊，先花这个。不够了咱们再想办法。”

魏淑珍心里好喜欢，眼泪却哗哗地流个不停，送走了这些知疼知热的亲人，就抱着小女孩到儿童医院去治病。大夫说是气管炎，打针吃药，很快，孩子又欢蹦乱跳了。魏淑珍亲亲小女孩，说：“乖闺女，共产党来了，你就有命啦。要是搁在从前呀，还不是和老偏舅舅那样死掉呀！”

从这，她的心里充满了快乐，走进车间，一听见那布机的鸣叫，她就好像听见了世界上最好听的音乐，最美妙的歌声，浑身也就充满了力量。她不声不响，认认真真地织布，总不出次布，总先进，总得奖！

可是别忘记，那旧社会让魏淑珍从小儿吃尽了苦，受尽了累，虽然她还年纪很轻，身子骨儿却是很瘦弱。不过她是苦孩子出身，不懂得上医院，有个头疼脑热，硬撑撑就过去了。自己的健康情况怎么样，她是一概不知，直到一九五三年全厂职工普遍进行了体格检查后，她的症状才暴露了。大夫郑重地告诉她，说她有比较严重的肺结核，需要治疗，还需要休养。当时她的心里又是一惊：肺结核？不就是要了二哥命的那个肺病吗？不过她没有害怕，也没

有着急。她知道有党就有救！却暗暗生自己的气：这个不争气的身子骨呀！还得休养，这一来得少织多少布！

为了赶紧治好病，她按照大夫的嘱咐，打针吃药，不敢间断，大夫还给她开了到营养食堂就餐的病号证。可是她总也不忘记织布，每次检查，先问大夫：“您看，什么时候我能上班儿呀？”

大夫被她问烦了，说：“别老问这，到了该上班的时候，我自然给你开证明。”

她只好硬憋着不问。

又养了一个时期，她照照镜子，觉得脸上很见胖，气色也不坏，红润润的，过过磅，体重增了不少。“唉，解放前，瘦得像小鬼儿，每天还像牛马似的让人家拿鞭子赶着干活儿，这会儿，当娇小姐啦！”她这样一想，又在家坐不住了，立刻跑到保健站要求大夫给开复工证明。

“不行，刚见好，你不能上班。”大夫摇着头说。

“还不行？”她急了，“我在家呆不下去呀，都一年多啦。”

“呆不下去也得呆，”那大夫笑着给她解释，“有病嘛，先得养病。”

魏淑珍是个不会说话的老实人，肚里有千言万语，叫人家一句话就截回来了。

她回到家里，又想了好久，还是想上班。第二天，她又坐在大夫面前了，说：

“大夫，我还是得上班儿，上了班心里高兴，兴许好得快呢。”

大夫被她磨得没法儿，考虑了好久，说：

“这样吧，明天我给你验一下血沉。开复工证明得有科学根据。”

第二天，验了血沉，大夫还是劝她休养。这下她可真急了，好像硬逼着哑巴说了话似的，这个老实的女工竟叭叭叭说了一大串。她说：

“大夫呀，你也替俺们当工人的想一想，老在家呆着算个干啥呀？说是工人吧，一寸布也不给国家织；说是家庭妇女吧，我可月月跑到厂子来支工资。像这样儿，我怎么能够安心养病呀！我这良心过不去呀！”

她说着，心里一阵发酸，眼睛里哗哗地流泪了。在过去，急着上洋行是为吃为穿为活着，今天急着上工厂，是因为觉得今天工人已经是国家的主人呀！得为国家多织出布来呀！

她哭呀哭呀，吓得那大夫向她直检讨，说自己对病人的感情了解得不够，掌握得也太死板，还劝她不要着急，明天一准给她开复工证明。

第二天早晨，开门一看，外面是铺天盖地的大雪，那雪像棉花似的纷纷扬扬地下着。她急忙梳洗一下，就进厂了。大夫刚上班，第一个就看见了魏淑珍，这倒把他逗乐了，说：

“嚯，这魏姐，下这么大的雪还来。”

“下雹子也得来。”她也乐了，要上班儿啦，她的心里着实高兴呀！

有一次，在路上她遇见了那大夫。大夫忙着叫住她，说：“魏姐，我听说你看八部车，那怎么行！要记住，你的体质太弱。”

魏淑珍一听就笑了。那时候，她织的是一种出口布，就想：“那里的人民还在遭难呢，可能比我从前还苦呢。现在我们要支援他们啦，可得多织些布才行。”因此，她就爽爽朗朗地回答：

“大夫呀，你说我的体质不好吗？我这心气儿可高呢，我就是不服什么‘体质’‘体质’的！”

大夫看看她那高扬着的头，挺直的胸，心中暗暗地佩服了。这位女工有着多么坚强的毅力呀，竟战

胜了那样严重的疾病！

魏淑珍就是这样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忘我地劳动，总也不出次布，总先进，总得奖！

后来，工厂领导调她在布厂检查科检查布的质量，组织上对她说：这个工作需要秉（bǐng）公无私的人。由于她时时刻刻记住党的这句话，又被评为先进工作者。

解放后，她那瞎大哥一直在盲人工厂当工人。他手又巧，心又灵，干什么活都是头等手。因为生活在集体里，领导又无微不至地照顾，瞎大哥总说自己是生活在天堂里，全身好似浸着蜜汁。他还老说：“别

看我眼睛，可我心里好像点上一盏明灯似的亮堂，是共产党把我这颗心照亮啦。”有时候，魏淑珍带着孩子们去看看大哥；有的时候，瞎大哥也来看看妹妹。

每次见面，瞎大哥总是抚摸着魏淑珍的孩子们说：“想不到呀，想



不到呀！咱们家能有这么好的宝贝！”魏淑珍就说：“得感谢党，是党给的呀！要不，连咱哥俩也许早不在这个世界上啦！”

瞎大哥听了忙说：“就是，就是！把咱们的苦情跟孩子们念叨念叨，叫他们永远记住祖祖辈辈的苦！哦，你们老爷，你们姥姥……”瞎大哥一扭脸，牵住孩子们的小手，一段一段地向后一代人讲开了。

这部普通女工的家史还在续写，由魏淑珍和她的后代人用他们那劳动的双手在续写着。我们相信，这部家史一定越写越辉煌！

徐 进 插图

不忘资本家的残酷压榨

湖南涟源钢铁厂工人 陈福生

我老家原住在湖南湘乡田家冲。旧社会，家里穷，地主逼得又狠，无奈，全家飘泊到湘潭。

到湘潭后，我和街邻罗四伯到一家翻砂厂当工人。那家厂当时是湘潭的一家大翻砂厂，雇着七十多个工人。老板有四十岁年纪，瘦长个子，一张干瘪的脸上镶着一对滚圆的眼睛，人们都叫他“猴子”。他什么花招都要得出来，比狼心还毒。他有个堂侄，是刘家湾的伪保长，和他的像貌相似，也是个恶毒的家伙。这一对凶狠，不知吸吮了多少人的血汗，残害了多少人的性命。

活儿虽说累人，但总算找到了一个饭碗。

一九三八年，抗日战争爆发后，也是我进厂的第四年，伪保长带着乡丁挨家挨户抓壮丁。刘家湾一

带也被弄得乌烟瘴气，鸡犬不宁，青壮年只好到处逃避。我们穷工人再也不敢回家了，一露头就有被抓去当壮丁的危险。

哪知躲过这一灾，又有另一难。事过一个月，老板发工钱了，谁知给我们的不是光洋，都是一色的“法币”^①。我顿时一惊，老板为什么给我们这样的钱呢？这种票子常“跌水”，一块钱隔夜，就要贬值许多。我和一伙工友一齐跑去找老板，大伙围着他说：“我们讲的都是银洋，这种钱我们不要。”半天，老板才从虎皮躺椅上竖起来，扫了我们一眼，奸笑道：“哈哈……弟兄们要银洋嘛，这个实在难办，时局一紧，银洋都入了库，只有法币流通，我不是故意亏待你们罗！”打这以后，每个月发工钱都是以二十块银洋折成四十块法币计算的。我们领到四十块法币到市场上只能兑回八块银洋。后来我发现老板进货销货都是用的银洋，为什么给我们的工钱又是法币呢？原来老板用银洋到市场上去兑换法币，一块银洋换五块法币；而折给工人，却一块银洋只给两块法币，他从中赚了一倍多。

① 国民党统治时发行的纸币。

我把这事告诉了罗四伯。他气愤地说：“这家伙恶毒得很，明明是克扣我们的工价，还说没亏待我们。我看，我们也让他伤点老本，做个他急我不急——磨洋工！”经过罗四伯一串通，工友们都暗暗地行动，铸的活由每天五六炉（铁水）降低到四五炉了。猴子见苗头不对，便整天跟着工人的屁股转，想卡死我们。可是不管他怎样监视，产量依旧天天下降。猴子见这一招不顶事，便施展了另一个阴谋手段。一天快下工的时候，猴子来到工场，对我们说：“下工后，请大家到帐房里去结帐。”我不由得心里怀疑起来：还不到发工钱的时候，结什么帐呢？挨到下工，大伙跑到帐房。这时猴子坐在一把太师椅上，翘着二郎腿，装着要哭的脸，见了我们便站起来，踱着方步子，一双手反剪到背后。他踱了几步才抬起头来说：“弟兄们，我的生意现在亏了大本，想暂时歇一歇，请诸位另行高就，日后倘有起发，再接诸位来帮忙。”不等我们回话，他又把眼睛向那个肥胖子管帐一瞥：“给他们结帐哇！”肥胖子打了一阵算盘，然后给了我们每个人二十块法币。我们这些穷苦工友就这样被解雇了。

我和一些工友刚回到刘家湾，伪保长便坐到工

友家里逼壮丁费,弄得我和罗四伯及其他工友都不敢回家。在这种走投无路的情况下,我们一伙穷工友一齐跑到猴子家里要求复工,这时猴子假惺惺地望着我们一笑:“我这人一贯是‘同舟共济’的,只要诸位包我的生意不亏本,我愿和大家分一口饭吃,哈哈……”我们只好忍气吞声,又给他当牛当马地干下去。

后来我们才知道这是猴子事先设好的圈套,他假意关闭工厂,让我们回家,却又暗中指使伪保长到我们家中逼丁、逼费,使我们有翅难展,服服贴贴地给他当奴隶。

复工后的第三天下午,我和罗四伯正在打砂箱,突然一阵啼哭声掠过我的耳边。我掉头一看,是我的妻子哭哭啼啼跑进来喊道:“不得了啊!天呀!爹妈给狗日的保长逼死了……”妻子哭天喊地叫着,犹如一把钢刀戳进了我的胸膛。我狂跳着,



抓着一根铁棒就往外跑：“狗日的保长，老子不宰了你就不做人……”工友们都跑来拉我，罗四伯一双手把我抱住：“福生，你不能这样！”

我怀着无比的悲痛往家里奔，罗四伯也陪着我回来了。还没进屋，只听见里面人声愤怒：“丧尽天良的王八蛋！这一家人都完啦！”我没命地跑进去，唉呀！妈妈的尸体躺在破板床上，瞎眼的爹爹倒在床边的地下，三岁的小妹崽在哇哇地哭。看到这种惨状，我浑身的血都沸腾了，眼泪也没有了，转身跑到门角落里，拿了一把镢头朝门外面跑：“狗日的保长，老子跟你拚了！”罗四伯泪汪汪地跑拢来，抢了镢头：“福生，你千万不能这样……你还有妻室儿女……”

“楚桥伢崽（我哥哥）拿着一把菜刀，跑出去一天了，还不知道闯了祸没有！”罗四伯的老伴插了一句。

“他到哪里去了？”罗四伯惊讶地问。

“他寻草药回来，见爹娘躺在血窝里，他的老病又发了，拿着一把菜刀就往外跑，我们娘们没把他拉住。”

这时我意识到一切都完了，一头倒在双亲的尸体旁，一声爹一声娘地痛哭起来，不久就昏了过去。

我爸爸妈妈是怎样死的呢？原来是保长想在我

们穷工友们身上大发横财。他向伪乡长献媚献策：凡是有人到工厂做工的，每户要派壮丁费二十块银洋。他这个鬼主意正合乡长的心意。这就使得刘家湾的穷苦工友的家属们陷入了苦海深渊。

那天早晨，妻子正在烧火煮粥，保长带着三个乡丁到我家里来了，他神气十足地向我妈扫了一眼：“陈大嫂子，奉上级命令，你们当工人的，每家要出二十块银洋的壮丁费，马上要交！”我妈妈顿时被吓得傻了眼：“保……保长，你……你这是说哪里话？”

伪保长拉着瘦长的脸，恶狠狠地说：“人家的崽替你们去当兵卖命，你们在家安安稳稳，难道出一点钱都不应该吗？”

我爹爹听不下去了，怒不可遏(è)地从床上爬起来说：“你不要我们活命哪！大崽成了残废，二崽给你叔叔当奴隶，我们哪来的钱？”

“哼！说得倒轻松，这是政府的规定，你胆敢违抗不成！”伪保长一边说一边贼眉贼眼地搜寻着，走到灶旁边揭开锅盖：“哈！还说没有钱，吃的尽是白米……”说着他把眼睛向三个乡狗子一瞟：“没有钱交，把这锅稀粥先拿走！”几个乡狗子伸手就来提粥锅。我妈妈一气之下竟昏倒了，爹爹双目不见，只得

乱扑一阵：“狗日的家伙，这锅稀粥，是你叔叔给我崽的半个月工钱换来的，你们这是杀人哪！”我爹爹拚着老命大声喊着骂着。

“混帐，给我把他的两床烂被子拿走，冻死这两个老家伙！”伪保长指使两个乡狗子就要掳(10)被子，我爹爹一把抓住了一个抱被子的乡狗子。那家伙仗着保长的势，一脚把我爹爹踢倒了，我爹爹滚了几滚爬起来猛地扑过去，一下正抓住伪保长的肩膀，他狠命地咬了一口，咬得那家伙一声尖叫，血水当即流了出来。乡狗子一看伤了他的上司，一枪托就把我爹爹打倒了，风烛残年的老人竟被他们这一枪托送了命。妈妈气昏过去后，一直就没有苏醒过来，也与世长辞了。

一九四四年，那家翻砂厂的生意趁着国难日益兴盛起来。老板利用诱骗、讹诈的手段，又招来了五十多个从异乡逃来的难民。猴子的侄儿也在厂里当了把头。

把头是穷人的死对头，大家都咬牙切齿地痛恨他，恨不得把这个家伙扔到化铁炉里烧死。哎，那个年月是他们的天下，虽有刻骨仇恨也不能轻易下手啊！罗四伯怕我闯出祸来，常常劝我：“忍着这口气

吧，这些家伙得不到好报应的。”

这把头到了翻砂厂后，专干坏事。他为主子效劳真是腿勤眼勤，整天跟着我们的屁股转，一点也不放松，累得我们喘不过气来。过去是白天开炉，自打伪保长当了把头，把开炉的时间放在晚上，白天打箱、做杂工，延长了劳动时间，增加了劳动强度。

这时，我已经有两个孩子，大妹崽六岁，小妹崽一岁。家住在翻砂厂附近的一条巷子里。我每月的工钱，只能供他们糊半月的口。妻子没法生活，常常带着两个孩子去沿门乞讨。每当我深更半夜干完活回来，一岁的妹崽总是饿得哇哇地哭，瘦弱的妻子没有奶汁给孩子吃，孩子就这样饿死了。

好容易盼到发工钱了，把头把我们刘家湾的十几个穷工友喊拢去。猴子坐在太师椅上，手里捧着黄铜水烟袋在慢慢地抽着，见了我们，他干瘦的脸上现出了阴笑：“兄弟们，请坐！”我心里想：老板为什么单单喊我们刘家湾的十几个工友呢？这里面一定有蹊跷〔qī-qīāo〕。

“大家坐吧，都是乡亲，随便点嘛！”猴子又客气地说。我满肚子的气忍不住了，便问道：“有么子事？就请讲吧。”

“哦！莫慌嘛，哈哈……”猴子打了几声哈哈，离开了太师椅，反剪着双手，弓着背，慢慢地踱着：“跟大家商量件事，说句知心话，时局不好，我的生意眼下又做不成了，想请兄弟们给我帮个忙，工钱的事，暂时减一点，日后生意兴旺，增补兄弟们的红钱。”他说到这里把眼睛向把头一瞟，把头会意地点了一下头，走到帐房门口，恶声恶气地说：“给刘家湾的兄弟们提前发工钱呀！”那肥胖子管帐，打定算盘，仰着肥脑袋，头一声就叫着我的名字：“陈福生领工钱。”我走拢去接过钱来一数，只有三十块法币，顿时一惊：“怎么一次减了十块？”肥胖子管帐皮笑肉不笑地说：“这就算不错了，三十块钱可以雇两个难民咧，乖乖地拿去干活吧！”我无可奈何，只好忍气吞声地收下了这点钱。

原来把头已买通了难民收容所的负责人，大肆压低工价，榨取他们的血汗。他知道我们刘家湾的工友不好惹，就借口生意亏本来诈骗我们，并用难民的工价进行威胁，想叫我们服服贴贴地为他干下去。

时间又过去了三个月，端午节到了。这天大清早，把头来到工房：“罗老馆子，我家老爷请你们刘家

湾的工友打个‘牙祭’^①，下午来呀！”他洋洋自得地说完走了。罗四伯对我说：“看这家伙今天又使什么坏主意。”

下午，我们刘家湾的十几个工友一起来到猴子家里。真神气呀！堂屋里摆了两张八仙桌，满桌菜肴，冒着香喷喷的热气。猴子假惺惺地笑脸相迎，把头在一旁满口奉承：“我家老爷真是仁义道德，多够朋友，哈哈哈……来！自己人莫客气。”

我们散坐一旁。猴子坐在太师椅上，翘着二郎腿，口里衔着水烟袋慢慢地抽着。他吐了几口烟圈，望着我们狞笑了一下：“请诸位来，一则欢度佳节，二则也有个事和兄弟们商量商量。”他从太师椅上站了起来，弓着梳子背，慢慢踱到我们面前：“产品销路不佳得很，哎！生意又亏了大本。工钱的事，还要请诸位让一点……”我听到这里再也忍不住了，便气冲冲地抢过来说：“你的生意亏什么本？上个月生产的袜机座，你就卖了五千块银洋。这出戏不要唱了吧！”我这一顶，竟使猴子张口结舌，恼羞成怒了：“你……你这是瞎说。”罗四伯也站起来补了一句：“那么多的

① 指有好饭菜吃。

袜机座到哪里去了？”大伙也跟着闹了起来。把头见真相毕露，便急忙帮腔说：“干不干由你们，工钱还要减十块。”

猴子仍旧奸笑道：“还是好好地去做事吧，不是我这个老板，你们到哪里找得到一口饭吃哟！”

我心里一想：再减就只剩下二十块法币了，还不够她们母女十天的生活。我越想越伤心，看到把头这个杀人不见血的家伙，旧仇新恨交织在一起，一股怒潮从我的心底猛然涌上来：“老子不给你们当奴隶了。”我蓦(mò)地站起来指着他的鼻子骂道。

“好哇！你倒有胆量，不识抬举的东西，给我滚！”



把头冲着我吼道。

这时我愤怒地捏紧了铁一般的拳头，猛地击过去，一拳打掉了他的两颗门牙。他满口的血喷了出来，像一条恶狗一样地猛跳着，吼叫着……

猴子也跟着跳了起来，要拿我去见官府。罗四伯见闯了大祸，慌忙和一伙工友一齐来解围，我便趁机逃出了虎窝。

跑到家里已是掌灯时分，孩子的妈见我这般情景，吓得惊叫起来：“哎呀！你这是怎么啦？”

“赶快走啊！”我来不及细说，一边喊着孩子的妈，一边卷着床上的一床烂被子。妹崽吓得哇哇地哭，妻子吓呆了，站在地上不动。我心想，伪乡长是把头的拜把兄弟，今晚不逃，明天就逃不脱了。便回头拉着妻子说：“我闯了大祸，揍了狗日的把头！”她抱着小妹崽，我背着一个大滚包，趁着茫茫黑夜逃出了家门。还没走上半里路，便听到背后犬声汪汪地嚎叫，人声呐喊。我心里顿时一惊：“糟了，这一定是把头领人来捉我们了。”我慌忙拉着妻子说：“她妈，我们赶快往背巷里躲。”

我紧拉着孩子的妈妈往一条窄巷里窜。三脚两步穿过巷道，忽见拐弯处小茅棚里射出一丝微弱的

灯光。我们急忙奔到门口，从门缝往里一望，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大娘坐在昏黄的油灯下面补衣服。我慌忙喊了一声：“老妈妈，请您开门。”这一喊把她吓了一跳，慌忙地抬起头。“老妈妈，救人啊！”孩子的妈妈又喊了一声。她端着油灯摸到门边，把门闩拉开，我们慌慌张张地跨了进去：“老妈妈，请您救救我们，把头带人来抓我们了。”

“哎！这是什么世道啊！”老妈妈惊慌地打量着我们，又扫了一眼窄小的房子：“来！你们赶快躲在我的床后面。”她把一张破柜子移开，我们从柜旁挤了过去躲在床后面。老妈妈又把柜子移回原地，熄了灯，睡在床上。这时远处传来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，又听到砰砰砰的击门声。“老爷们，我这里没有什么呀！”隔壁屋里传来了一个女人的声音。“走！到隔壁茅棚里去。”我一听这正是把头的声音。原来他们在挨门挨户地搜查，看来这家伙要下毒手了。

“开门！”砰砰砰……

老妈妈起床点亮了油灯，打开大门。一伙恶煞像潮水一般地涌了进来。妻子把妹崽抱在怀里侧卧在地上。我蹲在壁角，只隔一层蚊帐，目不转睛地瞪着他们。十几个持枪的乡丁满屋里乱转。把头拄着

一根棍子，头上捆了一条白纱布，他用手捂着嘴，两只恶眼瞪着老妈妈，狠狠地说：“你家来了什么人没有？”

“老爷，你这是从哪里说起？我是个孤老，独崽当壮丁死在外面了。”

其中一个乡狗子说：“老爷，我看莫耽误时间了，快去追吧！这一点小茅棚，藏不住人的。”“好哇！看你陈福生小子往哪里逃？让老子抓住不剥你皮抽你筋不为人也。”他把手中的棍子往空中一扬，对乡狗子命令道：“走！往北头巷口追！”

这群恶煞一阵风似地冲了出去。这时，我才松了口气。老妈妈走到门外面探望了一会儿，跑回来低声地唤我们：“他们往北走了，你们赶快逃吧。”我和孩子妈走了出来，拉着老妈妈的手说：“老妈妈，你贵姓？多亏您救了我们全家。”

“快走吧，孩子！我姓胡，都是穷苦人哪。”老妈妈眼泪汪汪地说。

我们告辞了这位老妈妈，往南头的巷口走去。这时已是过半夜了。我拉着孩子的妈，跌跌撞撞地摸出湘潭，直奔荒郊。

我们从湘潭逃出，一直逃到衡阳。我在衡阳又

找到了一家翻砂厂做工。到这里还没有干上一年，因为我的脚给铁水烫伤被资本家开除了。烫伤的脚没钱医治，伤处日益溃烂，眼看没有一条生路，只好沿门乞讨。一九四九年七月，我带着妻女逃回了湘潭郊区，仍旧讨饭度日。溃烂的脚，由于妻子想了些土办法才慢慢地治好了。

一天晚上，我们在一家屋檐下安歇，睡到半夜时分，忽然听到屋后的大道上，响着整齐的脚步声，打破了黑夜的沉寂。我大吃一惊，便悄悄地摸到屋旁一棵大柳树下，借着朦胧的月色看过去。哎呀！是过兵！我不由得一阵心惊，暗想：这是解放军吗？哪里来的这样快？是蒋匪军吗？不对！那帮家伙没有这样严肃整齐。瞧，过这么多的兵连狗都不叫一声啊！我看着浩荡的队伍，雄赳赳气昂昂，如同神兵一般。这时皎洁的月亮正从云堆里钻了出来，照得林子外面一片明亮。我的眼睛豁然开朗了，清楚地看到他们帽沿上的五角星。“好呀！”我高兴得几乎喊了起来，但又怕惊动队伍的行程，竭力抑制住激动的心情。我悄悄地从树旁转了过来，飞也似地跑回屋檐脚下，情不自禁地推醒了妻子：“她妈，你听，这是什么声音？”孩子的妈妈忽然惊醒，揉着眼睛坐起来，静

听了一下,说:“像是过兵?”

我说:“是的。解放军、共产党来拯救我们啦。”孩子的妈妈顿时满脸笑开了花。我第一次看到她这样的笑脸,这笑里流露着无限的景仰、期望和欢乐的心情。我也跟着笑了……

第二天清早,我们奔到湘潭街上,街道大变样啦!墙壁上都是贴的五颜六色的“欢迎解放军”和“共产党万岁”的标语。满街都是解放军。他们个个精神振作,笑容可掬(jū)。欢迎解放军的爆竹声、锣鼓声、欢呼声汇成了一股巨大的声浪,震撼着城市,震撼着原野。

一个星期后,市面上一切恢复了正常。我们也被安置好了:我的妻子被安置在解放军被服厂工作,还当上了居民委员会的组长咧!大妹崽上了学。我又回到了那家翻砂厂。这时老板表面上也改变了态度。可惜的是狗日的伪保长把头,被我那一拳打了以后,不久便得病死了。这倒便宜了他。

一九五二年,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,反对不法资本家的猖狂进攻。有一天晚上,工作队的屈同志到了我的家里,亲切地给我讲了很多革命道理。打这以后,我渐渐地明白了过去受苦受难的

根源。

一天，我从市政府学习回来，看到猴子这个家伙变得“和蔼”了，对人的态度显得特别“客气”，还很“关心”大家的生活。工友们的伙食也突然好了起来。看到这种新鲜事儿，自己也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，心想：“解放以后，他莫非变得‘开明’了？”于是，我把这件事情向工作队的屈同志讲了。屈同志严肃地对我说：“福生同志，资产阶级的特点是唯利是图，为了赚钱，他们什么事都干得出来。要当心啊！这是资产阶级向我们进攻的糖衣炮弹！我们要发动群众，向不法资本家展开斗争。”我听了他的话，心明眼亮，好像又懂得了很多道理。不久，工作队又召开了积极分子会议，通过积极分子的活动，进一步鼓舞了群众的斗争意志。大家纷纷起来向不法资本家进行斗争。

由于党的正确领导和工人们的坚强团结，粉碎了资本家的进攻。猴子的糖衣炮弹失灵了，他的威风也抖不起来了。

我现在满五十一岁了。人们都说我越活越年轻了。可不是吗？我真的返老还童了咧！在大跃进中，我是全厂的先进生产者之一，并且光荣地加入了中

国共产党。

在党的培养下，现在我成了七级技术工人了。我的大妹崽是师专毕业生。二伢崽读到初中毕业，便参加了祖国的工业建设。还有一个细妹崽和一个伢崽也都上了学。一家人过着无忧无虑的幸福生活。

我的这本辛酸史除了自己永世不会忘记外，还常常讲给我的伢崽们听哩！记得今年在株洲工作的大妹崽，暑假回家看望我，谈起家常的时候，又扯到了过去。大妹崽蹙着眉头，有些厌烦地对我说：“爹，您又翻那本辛酸帐了。”我说：“怎么不翻呢？生活越好越要翻，你们青年人就不知道生活是咋好起来的。”

党拯救了我，拯救了我们一家，拯救了全中国所有的劳苦人民。党，是我们再生的爹娘，她给了我们无比的幸福，我要永远跟着共产党、跟着毛主席走，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！

王维新 插图